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索引

明

前定錄

二卷

明·蔡善繼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一頁

白醉瓊言

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二一五頁

雪濤小說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五七一頁

談言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六〇一頁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二册

一頁

一卷起至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三册

一頁

十二卷起至二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四册

一頁

二十二卷起至三十卷止

清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五册

一頁

一卷起至二十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六册 一頁

二十一卷起至三十五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七册 一頁

三十六卷起至四十八卷止

清

清秘述聞 十六卷 清·法式善撰 三十七編 第八册 一頁

清秘述聞續 十六卷 清·王家相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補 二卷 清·錢維福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再續 三卷 清·徐 祁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末 一頁

附：索引……………三十七編

採異錄 八卷 清·胡源祚撰 三十七編 第十册 一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何氏語林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齋叢說。已著錄。是編因晉裴啟語林之名。其義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迹續之。併義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其簡汰頗為精

審其採掇舊聞。翦裁鎔鑄。具有簡澹雋雅之
致。視偽本李廙續世說。剽掇南北二史。冗沓
擁腫。徒盈卷帙者。乃轉勝之。每條之下。又仿
劉孝標例。自為之注。亦頗為博瞻。其間揀拾
既富。間有牴牾。如王世懋讀史訂疑所謂以
王莽時之陳咸為漢成帝時之陳咸者。固所
不免。然于諸書舛互。實多訂正。如第二十二
卷。紀元載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證。亦未嘗不

極確核。雖未能抗駕臨川。並驅千古。要其語
有根柢。終非明人小說所可比也。乾隆四十二
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語林目錄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卷一

德行上

卷二

德行中

卷三

德行下

卷四

言語上

卷五

言語下

卷六

政事

卷七

文學上

卷八

文學中

卷九

文學下

卷十

言志上

卷十一

言志下

卷十二

方正上

卷十三

方正下

卷十四

雅量

卷十五

識鑒

卷十六

賞譽上

卷十七

賞譽下

卷十八

品藻

卷十九

箴規

卷二十

棲逸

卷二十一

捷悟

博識

豪爽

卷二十二

夙惠

賢媛

容止

卷二十三

自新

術解

巧藝

卷二十四

企羨

寵禮

傷逝

卷二十五

任誕

卷二十六

簡傲

卷二十七

排調

卷二十八

輕詆

卷二十九

假譎

黜免

儉嗇

侈汰

忿狃

讒險

卷三十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語林原序
明本作何
氏語林序

宋元明本
作胡元

語林原序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推。奕奕玄勝。自茲以還。裨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宋元。下上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踐。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搃十餘萬言。類列義例。

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書。品目臚分。雖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淵永。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撫裂委瑣。無所取裁。骯骯偏駁。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牽於性命之說。深中厚

默。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考厥所
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
偷薄自畫。假美言以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
墮於庸劣焉。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之深
痼。君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
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自名世。此
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辛亥四
月之望。文徵明書。

漢書四庫全書

序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

語林卷一

明 何良俊 撰

德行第一上

夫孔門以四科裁士。首列德行之目。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也。嗚呼。夫行胡可以為偽。然事變迹陳。雜然泛應。士有百行。焉能以一槩取哉。狂狷殊途。均能厲聖。剛柔異宗。善克則中。百慮一致。要本於德爾矣。何良俊曰。觀郭有道。掃除旅舍。庾異行。跪而授條。與阮

長之誤着履自列事。豈必皎皎偉絕殊行哉。顧人以為易。多忽之耳。夫掇煤易筭。亦何關於大德。而孔門以為美談。察微知著。聖人所貴。苟有心於著。則雖讓千乘之國。又何多焉。故余所列。都不遺於細小。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

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菜。

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

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為博士。獨不肯。諸人又欲投

鈞。宇復恥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

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此號之。東觀漢記曰。甄

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

杜林。范曄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父鄴。成

哀間涼州刺史。林少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號通儒。與馬伏波鄉里親厚。後漢書曰。馬援。字大

淵扶風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伏波南方還時杜馬適死伏波令子

持一疋馬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此為法。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阨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趙孝。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
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
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內。因問曰。
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

是遂去。

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州郡辟
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

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禮恭謹。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
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

令相對
盡歡。

劉文饒嘗乘牛車出行。有人失牛。就文饒車中認之。文

饒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

慙負長者。隨所刑罪。文饒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

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少學

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

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

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

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

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

也。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

朱文季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文季嘗

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文季子駢為吏。文季

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高文通居鄉時。隣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解之。不

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

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鳳專精誦習。夏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

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為名儒

梁伯鸞梁鴻別見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

伯鸞及熟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熟者也滅室龜更

燃之

第五子陵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

日不炊趙岐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少子以清正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居高第稱病免

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決錄曰項仲山安陵人

公沙穆嘗養食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

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范

後漢書曰。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推步之術。居建成山。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

遷遼東屬國都尉。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隣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綉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綉

還主其事乃顯。

范華獨行傳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雷義為友。太守舉重孝廉。重以

讓義。前後十餘通記。義後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重乃密以錢代還。郎知

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

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

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范畢

後漢書曰。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祖良習孟氏易。建武初官成武令。安仕至司徒。

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司馬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

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不敢有言。謝承後漢書曰。司馬均字

少賓。東萊人。

范巨卿范式別見為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

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范畢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為阿里街卒。正

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

豈宜侵盜。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為導騎。迎巨卿。送馬謝之。

巨卿見仲山。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

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巨卿勅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

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范曄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陳

留外黃人。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為詭激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

范史雲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謝承後漢書曰尹苞字延博陳留人二人

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

臾出。解與史雲。

范史雲所止單陋。有時絕糧。窮居自若。言貌無改。時人

為之語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東觀漢記曰史

雲。桓帝時除萊蕪長。以母喪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議者

意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何進。范曄後漢書曰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靈帝何后

異母兄太后臨朝與太傅袁隗輔政謀誅宦官為

中常侍張讓等所殺。嘗辟鄭康成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加

迫脅康成勉強詣進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

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宗哀帝

時尚書僕射玄少為鄉嗇夫不樂為吏遂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

東都明本作東都

東都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盧植得事馬融融素驕貴

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召見

於樓上玄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

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或明本
作成。

黃叔度潔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

矯俗。論者或曰。顏子復生乎漢代。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

陽人。家世貧。賤。父為牛醫。

世言黃叔度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

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

海內先賢傳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

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人服其德。陳仲舉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嘗事

江夏黃公

太尉黃瓊先辭徵命。後將出。李固以書激厲之曰。聞已度伊洛。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

可矣。若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曉曉者

易缺。皎皎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

異。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豈非觀德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其功業皆無可採。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後黃公亡歿。孺子

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

直。然後得前。

鍾季明祖父至德著名。季明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行。

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范畢後漢書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

桓礪在揚州。

范畢後漢書曰。桓礪。字文林。沛郡龍亢人。父鸞。議郎。礪遭亂。避地會稽。

移居

從事屋豫

人姓名未詳

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

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

東觀漢記曰。礪到吳。刺史劉繇

振給穀食衣服所乏。悉不受。後適會稽。太守王朗餉給。一無所留。臨去。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

許子將

許劭別見

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為汝

南太守。署為功曹。

范畢後漢書曰。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獻帝遷都。以廷尉徵。道為

袁術所劫。授以上公之位。璆嘆曰。龍其勝。鮑宣獨何人。府中

哉。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璆得其傳。國璽上之。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本初袁紹別見公族豪

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謝遣賓客曰。吾輿

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為

然。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父紀。濟南相。或年

少時。南陽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初事袁紹。後歸太祖。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尚書令。

世稱荀令君德行周備。其所規模。以聖人為度。荀彧別傳曰。司

馬宣王嘗稱書傳遠事。吾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

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

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

物令人慙者。董正司馬徽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陽翟人。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徽便

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猪。以猪還徽。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為牽牛着涼

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魏志曰。管

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鬚眉。與華歆。邴原。俱游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

管幼安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閱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

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邴根矩嘗行遼東。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

避黃巾亂。俱至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

者多。鄉民便從禱祀。邴問其故。答云。謂之神樹。邴惡其

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王叔治七歲時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脩社會。叔

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隣里聞之。為之罷社。魏志曰。王叔治。

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脩為主簿。後舉孝廉。脩以讓邴原。融答教曰。原之賢。吾已知之。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祿清身潔已。歷試諸難。

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後郡中有反者。脩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

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自是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以免。

華子魚。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

家閨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同郡陶邱洪。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

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芬果敗。洪乃服。華嶠譜叙曰。歆淡於財欲。前

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植產業。陳羣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從會稽還都。

魏志曰。曹公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効心。豈不有益。今空留

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歆。賓客義故。送者千人。贈遺累數百

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眾人曰。

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

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咸服其德。

沐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播異域。魚豢魏畧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袁紹時

為吏。有志介。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過縣。求索葭

穀。時蝗旱未辦。肇人從入閣下。响呼罵吏。並怒。躡履提

刀。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奔逸。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

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耶。髡決滅

死。放散。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朱義封吳志曰。朱然。字

十餘年。別見。

人。仕吳為左大司馬。圍樊城。遣船兵於岷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

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云。來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

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魏畧曰。並豫作終制。戒其子

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

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

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

語林

十三

生死明本
作死生。

過。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貨瓊瑤。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談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生死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壽為欺。鬼夭為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枉結。豈不哀哉。昔莊周闕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至夫末世。綠生怨死之徒。含珠鱗。押玉沐象。祗殺人。以狗壙穴之內。銅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背哉。吾以材質滓濁。汗於清流。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過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

有知。吾
將屍視。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盛
為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揚泉物理
論曰。呂子

義當世清
賢士也。

潘元茂。值年荒。時部曲渠帥皆服元茂重名。相率贈送。
道路為儲。以供行資。元茂隨同旅多少口。率均分。無有
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則推已之分。以周末遍。父老皆
為之語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

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為

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

典畧曰。張閔。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

杜恕著家

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

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作人

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

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遊

說當路者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顯仕朝廷。恕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數月轉黃門侍郎。

董侍中

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字幼宰。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

之事。遷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

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嘗與尚書令費禕別見典軍胡濟

蜀志曰。胡濟。字偉度。義陽人。官丞相典軍主簿。共期遊集。嚴駕已辦。郎中董

恢詣侍中許脩敬。恢年少官微。見侍中傳出。遂巡求去。

侍中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

屈方展閭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駮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有鳴吠之益然

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不知防慮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不能即答恢目

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

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以為知言還未三日辟丞相府屬

諸葛子瑜有容貌思度一時服其弘雅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

都人避亂江東仕吳與魯肅並見賓待嘗使蜀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陸子璋好學篤義吳志曰陸瑁字子璋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弟官選部尚書與同郡徐原素

不相識。原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收養其子。陳又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至長乃別。

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皆單貧有志。

就子璋游處。子璋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駱公緒小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為之飲食。

衰少。其姊寡居。仁愛有行。見而哀之。數問其故。公緒曰。

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父俊。官至陳

相。為袁術所害。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與親客還會稽。母送之。拜辭上車。還去不顧。母涕泣於後。御者

曰。夫人尚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

顧孝則留心下士。愛好不倦。

吳志曰。顧劭。字孝則。吳郡吳人。父雍為丞相。劭博覽

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亞焉。自州郡庶幾。四方人士。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

聲流聞。遠近稱之。

嘗識張秉於民庶。顧除豫章太守。當之郡。發

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顧起辭賓客曰。張仲節

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別。諸君幸少見待。

江表傳曰。張秉。字仲節。陽羨人。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

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觀。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

須。怨。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

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怨。至。一。座。盡。驚。會稽典錄曰。卓。怨。字。公。行。

上。虞。人。為。人。篤。性。言。不。宿。諾。

吳。用。薛。綜。為。選。曹。尚。書。吳。志。曰。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

附。孫。權。召。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吳。書。曰。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

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乃。兼。選。舉。甚。為。優。重。薛。以。讓。顧。子。

默。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

愚。臣。所。可。越。先。吳。志。曰。顧。譚。字。子。默。祖。雍。吳。丞。相。父。劭。豫。章。太。守。譚。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

四友。後為全寄。父子所構。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陸機顧譚別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道之徒。皆以秀稱其名。悉在譚下。

晉兵伐吳。張巨先督沈瑩諸葛靚諸人。逆之牛渚。襄陽記曰。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統兵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晉之水軍。必至于此。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推喪。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眾心必懼。不可復整。今渡江決勝。其或敗喪。同死社稷。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逆之中道。不憂

不破。若如子計。恐行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

葛靚退走。

吳志曰。諸葛靚。字仲思。魏諸葛誕之子。誕據壽春反。使靚求援於吳。壽春破。遂留吳不返。

過迎巨先。巨先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辱。巨先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數百步。見巨先為晉軍所殺。

城陽太守梁柳當之官。梁是皇甫士安從姑子。減榮緒晉書曰。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或勸猶手不釋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于家

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我吾送迎不出門食

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食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

陽太守而輕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元晏春秋

曰七年春余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為樂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巨源

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

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虞預

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寬。句。令。濤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吐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為本縣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着草屨。送所役生。

到縣。生徒隨從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

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

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王

晉書曰。王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脩有名。魏世。褒少

立操尚。以父儀為晉丈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隱

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號

斷絕。墓前一柏。褒常所攀。枝葉為之枯。

裴叔則至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檢素。每遊貴勢。輒取

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虞預晉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

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與王戎齊名。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

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衮不忍為。王隱

晉書曰。庾衮。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又疫。厲氣方盛。諸父兄弟皆出避。衮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衮獨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

衛洗馬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阮思曠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

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阮光祿別傳曰。阮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畧。齊國內史。

父顛。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

阮宣子居貧清靜。年四十餘。未有室。王處仲王敦別見諸人

歛錢與婚。皆一時名士。時有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名士

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瑯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

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陶氏叙曰。侃字士行。其先

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網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宏鎮

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

贈大司馬。殷洪源別見。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

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前輩忌日。唯不飲酒作伎。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

主人欲作音樂。世將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王廙

別傳曰。王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

陸祖言少有清操。為吳興時。

晉書曰。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

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術雅敬重之。至姑孰。辭桓

公。桓溫別傳曰。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

鄴中未平。
明本作逆。
胡未誅。

征西大將軍。時鄴中未平。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祖言因

問桓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桓曰。年大來飲三

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曰。素不能飲。止

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閑日。白云。外有微禮。方守

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桓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

款明本
作款。

彘在坐。見祖言所進。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祖言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桓公諸人。並歡其率素。勅中厨更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為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唯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羊愔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

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

何公何充別見為揚州日。親戚有葬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

有。揚州舊有贏米以賑貧寡。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為治中。見何公道帳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次道義不共孤寡爭粒。

郭文舉父母服終。遍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步擔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苦覆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颺以

文舉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辭歸

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舉初無言。韋衣乃

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

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蕪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

中。臨安令萬寵。迎著縣中。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

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庾元規。姿容佳朗。好談老莊。風格峻整。動由禮則。閉門

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

夏侯陳

羣已見。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侍從父瑛。避地會稽。端拱凝然。

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假節大

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

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

外蕭然無辨。鄭緝孝子傳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隣居。

康伯母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

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劉子驥盛德素為當時所推。百里外有孤嫗病將死。語

人曰。唯有劉長史。當理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鄧粲晉書曰。劉驥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性尚質素。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

自造焉。退居陽岐。去道斤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驥之親自供給。贈致一無所受。

汜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

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廬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

餅一甌。竟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

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

郎部

桓石秀風韻秀澈。好言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

人比之庾純。

晉書曰。石秀。幼有令名。甚為簡文帝所重。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

射。發則命中。常從叔父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晉陽秋曰。庾純字

謀。父博學有才。藝為世儒宗。

桓南郡領平西將軍。以羊敬元為主簿。參預機要。羊欲

自踈。時漏密事。南郡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

郎。語羊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

羊欣。明本
作羊欣。

方此為輕也。羊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年不

出。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言笑。長於草隸。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高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

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

謂勃曰。顯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

療。顯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

卒。仲若便引退。

宋書曰。戴顯字仲若。誰郡鉅人。戴逵子也。

郭原平少稟至性。住在會稽。居宅下濕。造宅為溝。以通

於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隊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隣曲慙愧。無復取者。宋書曰。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父世通。以孝稱。原平幼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工。傭賃以給供養。

甄彬甚有行誼。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甄。甄拒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

者耶。

李延壽南史曰。甄彬。中山人。祖法崇。江陵令。彬有行業。鄉黨稱善。楊松介談數曰。彬為郡令。辭太

祖時。同列五人。上戒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為戒。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

鑒曰。尊何用田為。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

須得食。

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瑯琊人。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

知。恬靜不妄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恢

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

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宋書曰。王敬宏。琅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祖諱。故稱字。曾

祖虞。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宏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

孔中丞在都。其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早儉。都下

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

郎至彼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令載還。吏白。自古無有

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中丞不聽。吏載米

還江夏。

宋書曰。孔顛。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揚州治中。顛骨瘦有風力。以是非為已。

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
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

江湛為吏部尚書。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鮮魚
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南

史曰。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父夷。右僕射。湛居喪。以孝
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為彭城王主簿。司空檀道濟為
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所
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頗有刻覈之
譏。而公平無私。不
受請謁。論者稱焉。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摺拾自資。同摺者或爭穢。道虔
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母事輒云。勿令

居士知。

朱百年家素貧薄。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
衣綿帛。嘗寒時。就同縣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
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卧具去。謂思遠

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之感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

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
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為業。
以藥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
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藥若
而去。或寒雪。藥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
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米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

之頗言玄理。為詩往往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顛友善。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荊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饑死。

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都盡。鄒道元水經註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立

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終焉不返矣。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釋曇遷。經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歎後蔚宗被誅。門有十

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

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釋慧皎高僧傳曰。曇遷。姓

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游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推乃共同遊。

江士清性至仁慈。衣弊多虱。以綿裹置之。食菜不食心。

以其有生意也。

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有孝行。同族有一人與泌同名。世謂泌為

別之。

語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

明 何良俊 撰

德行第一中

齊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時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芒矣。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高帝咨嗟。因以新屐與之。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著舊弊屐。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

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開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柳侍中頻立大功。名位已重。時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

宿德。侍中每為之拜。或勸祖征止之。祖征答曰。司馬公

所為。後生指法。吾安能止之哉。時人稱其兩得。南史曰。柳世隆。

字彥緒。元景弟子。父叔宗。位建威參軍。世隆幼孤。挺然

自立。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

謝元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闇。龐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

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元暉。元暉嗟歎良久。自折簡

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

論。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元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祐等

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收，朓下獄死。

王僧虔為武陵太守，携諸子姪到郡。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

曇首。太子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然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

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

寢食。諸人或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

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

之盾。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南史僧虔戒子書曰。

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越起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令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義復關吾邪。鬼唯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曾懷。

張思曼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不食。

門生見思曼饑。為之辨飧。

南史曰。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

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輒歎其清淡。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思光住在何處。思光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

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

光。吳郡吳人。父暢。會稽太守。祖禕有操行。融弱冠有名。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僚佐造見必起送之。

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

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南齊

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

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謝長史亡後。

南史曰。謝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

弘微

哀戚過禮。蔬食積時。雖除服。猶不啜魚肉。

宋書曰。謝弘微。初名密。曾

祖萬。晉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南史曰。弘微居身清約。

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

沙門慧琳嘗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飯。

見其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

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食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

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因而廢食。

獻款不自勝。

大明本
作人。

宋末江左無復鰓魚一枚直錢數千文有餉褚彥回

褚淵

別見二十枚者時彥回雖貴而貧過甚門人請賣之可得

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聊爾受之雖復儉之寧

可賣餉取錢即與親游噉之少日都盡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

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唯取書

數千卷仕宋為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任歸

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大中大夫松之孫

父駟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太學博士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

刺史王暕

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

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

都之事。仰累清風。南史曰。王蘊。字彥深。景文兄子也。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

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蕭子顯齊書曰。裴昭明永明三年使虜。世祖曰。以卿

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沈約撰宋書。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

侍中丹。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

忠臣。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叔兄子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愨。孫好學有才。

清整持風操。自過甚厚。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多疾。踈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運載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愨孫幼慕荀奉倩。白世祖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粲。字景倩。後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托

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由是遇害。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

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御可

思諱惡之義。由是多所省除。

顏見遠仕齊為御史。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執

政。以疾去官。尋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帝深恨

之。語諸人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

乃至於此。姚思廉梁書曰。顏見遠。瑯琊臨沂人。六代祖

荆州。以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以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著履出閣。長之依

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

長之一生。不侮闇室。

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

普。驃騎參軍。長之少。有孝性。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扶祿。

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徐孝嗣拜儀同。

齊書曰。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為太祖所

殺。孝嗣幼挺立。風儀端簡。官尚書令。謀廢少主。賜藥酒卒。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

人。位登冢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

不獲命。正當角巾邱園。待罪家巷耳。

劉祭酒。

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懷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

然更請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弟璉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璉共語。璉

不時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問其久。璉曰。向

束帶未竟。

蕭子顯齊書曰。劉璉。字子璉。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後齊文惠太子召璉

入侍東宮。尋署中兵記室參軍。

王茂遠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

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由處俗情薄也。茂遠為

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

南史曰。王峻。字茂遠。王敬宏之曾孫也。

秀之侍中。峻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天監初。至中書侍郎。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七。水漿不入口。每哭

輒慟絕。

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後寢疾薨。年三十一。

高祖遣顧常侍喻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

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

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

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

孫清介有志操。仕
至散騎常侍舍人。

昭明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
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
音。

任彦升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
遊。莫不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

任君。

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
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官至

寧朔將軍。
新安太守。

范元琰少便栖遁。家甚貧罄。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母問其故。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恥耳。今啟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梁書曰。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祖悅。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魚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以園蔬為業。

人有涉溝盜范元琰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明山賓至性篤實。家甚貧困。嘗負所乘車中牛。既售受

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

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

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阮孝緒別見梁書曰。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

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立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

民。後刺史檢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

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劉璠梁典曰。梁昭明太子

聞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揖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詩。

曰。平仲古稱哥。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庾桑方可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庾子輿少有至性。父域卒。官巴西。子輿奉喪歸。至巴東。

淫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

水忽減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

預如僕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南史曰。庾子輿字孝

有孝行。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子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

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傳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司徒袁粲每經其戶。輒

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南史曰。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

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

顧常侍清介持操。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

蔡廓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

竟不敢遺之。顧協已見。南史曰。協少有志操。內弟張

率極推重之。嘗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

御便稱勅喚出。於是
以協為太常博士。

張士簡嗜酒踈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遣家僮

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

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

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
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高伯恭

魏收。魏書曰。高允。字伯恭。勃海蓆人。漢太傅褒
之後。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泰。吏部尚書。父韜。

魏道武丞相參軍。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年十餘歲。祖父
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

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
通經史。天文術數。仕至秘書監。與廣平游雅。魏書曰。游雅。字

伯度。小名廣頭。廣平任人。與高允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性剛戇。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性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

太原張偉儒林傳曰。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儒謹汎納。雖有蒙固。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弟。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大武時與高允等俱辟授博士。遷中書侍郎。

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

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
 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
 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
 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
 主為之動容。聞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
 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魏書曰。崔浩與閔湛等同領著作。湛等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

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召允。留宿宮內。翌日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

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史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孽。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忽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滅族。宗愛之任勢。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

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

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

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

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北史曰。宗愛不知

人。歷碎職。至中常侍。後矯詔立吳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無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逮羆

長子。羆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

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北史曰。度世。字子遷。

幼聰達有計數。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度世官至侍中。

楊津拜司空日。當時府主皆自引僚佐。有人就津求為

幕屬。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北史曰。楊津字羅漢。弘農華陰

人。兄播。華州刺史。椿累官太保。津至司空。家世純厚。並敦義讓。兄弟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

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幃幔隔障。為燕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侍

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

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投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

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盧

爨。明本
作爨。

陽烏兄弟。及描昆季。當世莫逮焉。

翟暹

別見

平居。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出理官

政。暮歸嘗食視寢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談玄理。夜久還寢。一生不問家產。

牛弘弟弼。好酒而醜。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夫人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自

若。讀書不輟。

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

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李百藥齊書曰。崔劼。字彥玄。清河人。父孝伯侍中。劼

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北史曰。和

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幼聰慧。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巧便僻。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

僕射。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

二子。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為

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

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

異卒無所求。

陸雲駒遭母憂。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頹昧。時弟

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

愛。搏死之日。不可令大兄知。哭泣之聲。亦不宜聞徹。致

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雲駒聞而悲痛。一慟

便絕。北齊書曰。陸邛。字雲駒。洛陽人。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曰。藍田生美玉。

也。豈虛

韋孝寬在延州。令狐德棻後周書曰。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孝寬沈敏和

強明本
作屈。

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詣闕請為前驅。拜統
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歷大司空。出為延州總
管。

兄敬遠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

勒與敬遠。敬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古人

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

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乃乘舊馬以歸。後周書曰。韋

寬字敬遠。志

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
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
求賢。聞寬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
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強。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

故里。時博陵豪族。有崔謚。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赴吊。

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

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隋書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

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誼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

數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房彥謙雖有祿仕。務存儉素。恒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

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

遺子孫。唯在清白耳。所著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

以明本
作因。

時太原王劭。北海高孝基。脩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

一時知名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

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歸之。

隋書曰。彥謙。清河東武城人。天性穎悟。受

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齊廣寧王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終司隸刺史。

薛元敬是薛收兒子。武德中。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

劉昫唐書曰。薛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武德中為

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記室。

時收與房杜

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別見

處腹心之

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如晦嘆曰。小記室不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唐書曰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十二

解屬文房玄齡薦之太宗即日召見授天策府記室參軍中說曰收也曠而肅

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

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

果卒

劉昫唐書曰温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高祖起義兵引

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翰武德中遷黃門侍郎與弟彥博對居近密當世榮之

李百藥名德之子文行兼絕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晚年

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

志。宋初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

侍。騎常

霍王元軌

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賢。魏

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改封霍王。臨徐州。

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

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

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周

魏以來世居關中。貳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唐書曰于志寧。雍州高陵

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大業末為冠氏長。時山東盜起。棄官歸鄉里。高祖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

祖甚加禮遇。太宗召補記室。至尚書僕射。張行成定州義豐人。少師事河間劉炫。炫曰。張子體局方正。廡廟

人也。大業末為謁者。武德中補殿中侍御史。太宗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官至

尚書左僕射。高季輔。德州蓆人。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糾。永徽

中授光祿大夫。行侍中。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

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

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唐書曰。河

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也。次子晦。

累官營州都督。以善政聞。鹽書勞問。

李義琰宅無正寢。劉昫唐書曰。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

多識。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弟義璉為市堂材。唐書曰。李義璉。義琰

義琰曰。以吾為國相。甚愧。豈可尚營美宇。以速禍咎。義

璉言。凡任為丞尉。且宗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義琰曰。

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

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封氏聞見記曰。義琰宅至禍迫。雖居相位。在官

清儉。竟終于方丈室之內。高宗聞而嗟歎。勅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

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

劉昫唐書曰。至德戴胄兄子。胄無子。以至德為後。乾封中

累遷西臺侍郎。父子數年間相繼知國政。人以為榮。

時劉仁軌為左。

唐書曰。劉仁軌。汴州尉氏

人。恭謹好學。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

補息州參軍。累遷尚書僕射。

人有所訴。仁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

末。理直者宥為奏理。終不顯私恩。當時人多不知。獨稱

仁軌為解事僕射。常更日聽訟。有一媪詣省。至德已收

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

之人服其長者。

韋述唐歷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正

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績無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邊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

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線服叩門

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

不質其姓氏。

唐書曰。郭元振。魏州貴鄉人。授通泉尉。任

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召見與語。甚奇之。累官朔方軍大總管。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事。買宅既數

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亡酬直。賓朋言

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

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宋祁唐書曰。王義方。泗州連水人。客于魏。

孤且寘。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寒特。高自標樹。不肯造請貴勢。素善張亮。亮抵罪。義方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

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

廉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顯慶元年。擢侍御史。尋以彈

李義府。貶萊州司戶。歲終不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隱居不出。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
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因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
不告姓名而去。

王義方為魏徵別見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
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
知己故也。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后幸其宅。見卧青純帳。賜御用繡
羅帳。易之。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小時相者謂不當華。欲

仍用舊帳。

劉昫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為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

早孤事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神龍二年代韋

安石為中書令。

故事宴集賢院官重者先飲時張說為學士語諸人曰

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大帝時修史十九

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三

教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

伏其有體。

劉昫唐書曰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後徙洛陽弱冠對策授太子校書預修

三教珠英。開元中。召說及禮官學士。賜宴集賢殿。授說集賢院學士。

蘇昌容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府據都會。多名珍怪產。

前長史貶取巨萬。昌容單衣襤被自將。

劉昫唐書曰。蘇瓌字昌容。京兆

武功人。隋僕射威曾孫也。祖夔。隋鴻臚卿。父崑。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舉進士。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

德貞。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尚書右僕射。

陸象先在蒲州日。小吏有罪。但誠遣之。大吏爭白。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必須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象先嘗曰。天下本自無事。

但庸人擾之為煩爾。第澄其源何憂不簡。劉昫唐書曰。陸象先本名

景初。蘇州吳縣人。天官侍郎元方之子。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歷中書侍郎。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

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

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亮國公。時窮討至忠枝黨。象先密有申理。

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嘗時無知之者。

陸象先在官。務以寬仁為政。司馬韋抱真嘗言。望明公

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廢。象先曰。為政者。

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以傷仁恕之道。

元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姻強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

官去。嘗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

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宋祁唐書曰。延祖。元結之父。三歲而孤。祖

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安祿山反。延祖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

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

元紫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暮月其嫂又喪。無乳哺

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漚流。遂得

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劉昫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綠飾。動師

古道。父為廷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魯山令。

元紫芝為魯山令。有清德。門下相與謚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歲訪之。羣吏曰。此參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聞而歎異。

劉昫唐書曰裴寬絳

州間喜人。裴淮從祖弟。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畧。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為按察使。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剖斷。詵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累官禮部尚書。

楊綰。至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

劉昫唐書曰。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則天朝國子祭酒。父侃。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家貧。養母以孝聞。補太子正字。代元載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家族富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

駟御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適至。音樂散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山濤謝安。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歷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段秀實初為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謚強占民田。給與農約。孰歸其半。歲旱。令謚索入。農往訴秀實。秀實署

牒免之。令諶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諶曰：段公廉仁，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汝何能為人？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劉昫唐書

曰。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秀實性至孝。沉厚有斷。朱泚謀逆。時秀實為司農卿。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吾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纒中其

頽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秀實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

崔刑部

樞

夫人是李西平女。

宋祁唐書曰：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

晟幼孤。奉母以孝聞。身長六尺。積功至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封西平王。

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夫人耳語。夫人頷之而去。有頃復

至。王問何事。夫人言：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

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

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

作生日為。遽遣走擔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

謝教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

大唐詔令。憲宗時。詔曰。中書舍人崔

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可充皇太子侍讀。因話錄曰。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

粧。時世

劉敦儒事親至孝。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悅

暢。敦儒常歛衣受杖。曾不變容。

唐書曰。敦儒。開元史官。散騎常侍。子玄之孫。居

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劉孝子。官至兵曹參軍。

李道樞母盧夫人。剛嚴。性喜鞭人。時道樞名聞已光。又

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

劉昫唐書曰。李道樞。趙郡人。官侍御

史嘗乘醉謁中丞獨孤
朗朗知之左授司議郎

李師古跋扈

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

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

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輿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

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

人青衣縵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

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

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

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

取之。汧公許之。托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

其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勉字玄卿。鄭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

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

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

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

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汧公為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

投江中而去。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中。

尚書故事曰。李約為兵部員外。汧公勉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

與主客郎張諗同官。每單床清言。達旦不寐。因話錄曰。約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澹。蕭蕭冲遠。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羣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

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逆

兄弟同處終身。

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

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堦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

為道州

刺史。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任迪簡在李景略幕中。

宋祁唐書曰。任迪簡。京兆萬年人。天德李景畧表佐其軍。後景

畧卒軍中請請景略嘗宴客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嚴

為天德軍使使迪簡不忍其死飲為醕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病血血終

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宋初唐書曰李景畧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

景畧以陰補幽州府功曹大歷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署巡官官至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

使禦

李廩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

嘗造廩延至宴室見其門簾甚弊乃潛度廣狹以麤竹

織成簾將以贈廩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李實尹京時。劉昫唐書曰。李實道王元慶立孫。以蔭入仕。貞元十九年。為京兆尹。恃寵強橫。不顧

大法。人皆側目。甚知韋貫之。嘗舉笏示所知曰。此其姓貶通州長史。

名也。與吾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以語貫

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

往。官亦不遷。劉昫唐書曰。韋貫之。本名純。八代祖曼。號道遠公。父肇。吏部侍郎。有重名。貫之授秘

書郎。以尚書右丞平章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沉厚寡言。與人交。

終歲無款曲。未曾偽詞。以悅人。身歿之後。家無羨財。

語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三

明 何良俊 撰

德行第一下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謂同過給事中曰。吾

徒至此。僥倖甚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志與注

定。未曾退量。

劉昫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下侍郎充彰義軍節度使。淮蔡

平。封晉

國公。

王丞相再主文柄。

劉昫唐書曰。王起字舉之。王播之弟。長慶中。錢徽掌貢士。為朝臣請託人。

以為濫。詔起與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代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宗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欲以白敏中為狀元。唐書曰。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鱗。揚州錄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病其人與賀拔甚為友。甚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甚絕。復約敏中為具。敏中許之。既而甚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呼左右召甚。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

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
甚矣。

李尚書在潭州。

劉昫唐書曰。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
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翱幼勤儒學。

博雅好古。為文尚氣質。貞元中授校
書郎。累官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席上有舞柘枝者。

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

唐詩紀事曰。韋
應物。周道遙公

夙之後。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鑿。鑿生應物。其詩言天寶
時。扈從遊幸事。疑為三衛。建中二年。由比部員外郎出
刺滁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正元
初。歷蘄州。罷守。寓蘄臺永定精舍。李公速命更其舞衣。

延入與韓夫人相見。

夫人。韓吏部愈之姪。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

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聞之。贈李詩曰。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

魏公懷舊嫁文姬。宋祁唐書曰。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

節度使郝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李訓用事。用為御史中丞。月中以本官平章事。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

竊。別貯杯盃一筭。絨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

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耳。不復致詰。劉昫唐書曰。公權字誠懸。

幼嗜學。十二能賦詩。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碑板。不得公權手筆。人以為不

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官至太子師。

揚。憑有客徐晦。素厚善。唐書曰。揚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工文辭。少負

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嘗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鄜主仲舒為友。稱揚穆許李之友。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

奢侈。為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憑後得罪。姻友憚畏。

無敢至者。獨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為揚憑所薦。及憑得

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

取而見獎。夷簡曰。聞君送揚。臨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揚。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揚。

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

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姦佞諧斥。

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歎其長厚。唐書曰。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舉。天

寶中。祿山使之獻俘京師。舉察祿山有異志。因詐死逃。由是名聞天下。卒謚貞孝。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

父喪。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名聲日大。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

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

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為請者。什八九。時為宗匠焉。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

他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以廣叅決。帝稱其長者。唐書

曰。錢徽字蔚章。吳郡人。父起。天寶十年進士。能五言詩。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遷祠部

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

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

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即令子弟焚去。唐書曰。長慶元年。錢

徽為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

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凌子渾之畫。以獻文昌。求進士。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

學士李紳亦託舉于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
 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及
 還朝大改前志由選以徽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
 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瑑蕪巢及汝
 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李紳大怒赴鎮辭日內殿面
 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於元
 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
 中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
 落詩而十人不中選
 貶徽為江州刺史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公美
 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為贄
 者兄弟包烹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

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

劉昫唐書曰。裴休字公美。

河內濟源人。祖脩。父肅。肅生三子。休。休。休。皆登進士第。休累官御史大夫。同平章事。性寬惠。不尚職察。而吏民

畏服。善為文。長於書翰。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

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頌。以為法樂。與尚書統于臬。皆以法號

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語嘲之。休不以為忤。唐語林曰。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休不

如儔。儔不如休。

柳仲郢先為牛奇章辟客。後李衛公

李德裕別見。

知其無私。

奏為京尹。仲郢謝曰。自言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

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不以為嫌。仲郢常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蘓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員官。牛僧孺李德裕令狐綯並別見。劉昫唐書曰。柳仲郢字諭蒙。公綽之子。官天平軍節度使。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庶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

選明本
作遠

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指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
韓愈柳宗元深賞之。

司空表聖甚為王重榮父子所重。

宋初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

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以疾固自乞。會選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王重榮父子重之。數致饋遺。不肯受。

嘗為重榮作碑。贈素絹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

之。一日都盡。

劉昫唐書曰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河中騎將。重榮累功至河中節度使。天子走鳳

翔。與李克用謀定王室。重榮之功居多。

明本十五
上無年字

王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

寐或見先靈。

唐書曰。王凝。字致平。年十五。兩經擢第。著京師六國銘。為文士所稱。至性堅正。仕至

宣歙觀
察使。

趙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

咸仰以為名教主。

孔平仲續世說曰。後唐趙光逢。幼嗜典墳。動循規檢。弟光胤為平章事。時

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默如此。

朱梁革命。唐舊臣李濤。朱葆光。顏荦數人。挈家南渡。寓

于潭州。每正旦與至日。必序立於南嶽祠前。北望號慟。

殆二十年。後唯李濤北歸。葆光遂家衡山。宋史曰。李濤字信臣。京兆

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十一世孫。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依馬殷。署濤衡陽令。

文苑傳曰。朱葆光。其先京兆人。唐亡。挈家南渡。寓潭州。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似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

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似常分俸贍給。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曰。

張洎為舉人時。張似在江南已通。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

遇之。似怨洎入骨。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元而無悔。似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為姻。女將出

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堂前。熟視窳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奩篋。先求壻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營辦。許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

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為碑。但推言氣數已盡。天命有歸。有曰。

氣數明本
作歷數

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馬令南唐書曰。徐鉉字鼎臣。魏泰東軒筆錄曰。鉉嘗作吳王挽詞三首。其一

曰。修忽十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
 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其
 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
 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身雖未死。寂寞已銷魂。
 太宗得而覽之。尤加歎異。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豪。

頗不加禮。

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河南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翕然名重

於世。又開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罪。文寶素師事鼎

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

尚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首不

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卷。詣鼎臣許觀省。立於庭下。鼎臣徐徐下座。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閣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文寶敦尚風義。世皆稱之。王偁東都

事畧曰。鄭文寶。字仲賢。仕南唐為校書郎。以文知名。李煜歸朝。舉進士。卒官兵部員外郎。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日。嘗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所

後。往往皆得班行。此奴竟不需祿。奴乘間自言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吾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

擇所安。奴震駭泣拜而去。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張齊賢。洛陽人。少家貧。父死。無以葬。

有河南縣史某甲。為辦棺殮。公深德之。遂長兄事之。雖貴不替。後趙普家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其

事。謂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當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為相。

李丞相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縞。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女

範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感公刻骨。丞相病。夫婦割股

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王稱東都事畧曰。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好學。沆

厚寡言。器度宏遠。咸平初。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文靖。

李文靖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譽言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祕監不復用。

王稱東都事畧曰。胡旦字周父。渤海人。舉進士。

第一。後喪明。以祕書監致仕。雋辯強敏。少有大志。退老漢上。雖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未嘗少輟。所著有漢春秋。將帥要畧。唐乘等書。

王文正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陳設鮮華。

文正顧視。意色不悅。上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

陳設易之。

孔平仲談苑曰。王旦字子明。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斯人也。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

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第忽感悟為善。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

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

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

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朱文公五朝名

臣言行錄曰。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官至工部尚書。謚忠定。

蔣侍郎家。宋史曰。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官至尚書禮部侍郎。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

施。好學工文。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有楊文公與王魏公旦

見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蕪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為後法。王稱東都事畧曰。揚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

林學士。

謚曰文。

韓許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招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

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億。字宗

魏。其先真定人。事仁宗官至參政。封許國公。

孫明復年四十猶不娶。

東都事畧曰。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

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為多。魯多學者。自石介以下。皆以

弟子事之。李迪知其賢。欲以兄子妻之。明復初尚猶豫。石介

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

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明復乃聽。東都事畧曰。李迪字

復古。濮州鄆城人。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後舉進士第一。直史館。真宗朝為相。石介別見。

韓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

人見。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穉圭。相州人。天聖五年。仁宗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

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後相英宗神宗兩朝。贈魏國忠獻王。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三蘇將就試。黃

門忽卧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蘓軾蘓轍最有聲望。今聞蘓軾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范文正在睢陽。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蘓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遣

其子堯夫於姑蘓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還次丹陽。

見石曼卿。別見問寄此久近。曼卿言已兩月。三喪在淺

土。欲葬之北歸。無可與謀。堯夫以所載舟與之。單騎自

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待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

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五朝名臣

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官。相哲宗。

歐陽公下士。後代罕比。東都事畧曰。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

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作河

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義叟於陋巷中。義叟時為布衣。

人未有知者。

曾鞏劉義叟別傳曰。義叟字仲更。澤州人。通經史百家之學。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

械。鍾律。皆所究知。舉進士不第。歐陽公薦授大理評事。

歐陽公為翰林學士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

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

之。果如所言。便為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為

翰林。蘓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為重。乃為作書辨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為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五朝名臣言行錄曰。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中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卒。謚文定。

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

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者。皆欲

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

脩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讎。臣

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

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趙澹然如平日。吳虔厚青箱雜記曰。趙槩字叔

平。為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二大政。

張文定公張方平已見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

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

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

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袷衣。無害也。

東都事畧曰。王旦子素。謚懿敏。

為吏敢擊斷。時稱其才。諸子中。輩知名。鞏字定國。從蘇軾學。能為文。除秘書省正字。坐軾累貶賓州。

石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固窮苦學。世罕其比。

孔平

仲談苑曰。石介。字守道。兗州人。文章學術。天下宗師。學者呼為徂徠先生。

王侍郎漬聞其勤

約。嘗以盤餐遺之。守道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但日享

之則可。若止脩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享膏粱。暮

厭麤糲。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王大嗟重之。

東都事畧

曰。王堯臣。應天府虞城人。都官員外。瀆之子。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

羅可以踈放自適。嘗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遇見。因躡足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墨客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宏。辭學瞻麗。嘗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進取。以踈放自適。

龐相判太原日。司馬温公別見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

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後為西
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
既素重溫公。畧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
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龐籍字醇

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趙清獻既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晨
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
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畧

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

暮以風鑪置大鐵湯餅。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

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

擊磬。公乃起。自以餅水類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

拜。誦經至辰時。

宋史曰。趙抃。字閱道。衢州人。官至參知政事。卒謚清獻。葉石林避暑錄曰。趙

清獻在錢唐州宅之東。消暑堂。堂後舊據城闌。為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

後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

家法。忠宣范純仁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箸。美叔退

已見

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棊子上有

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朱弁曲洧舊聞曰。晁

端。字美叔。晁之道之

父官秘書監。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

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東都事

畧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

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卒贈溫國公。謚文正。

陝人薛公度言。小時見司馬溫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冢。

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為鄉里之訓。

公欣然為講孝經庶人章。

馬大年懶真子錄曰。司馬君實先隴在鳴條山。其地有餘

慶寺。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獻粟米菜

羹。既畢。復請講書。君實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

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君實默然。少許。謝曰。光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

答。村父笑而去。

勸築垣牆。
明本無垣牆字。

王荆公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

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

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

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牆。輒

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

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

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王舒王夫人。夫人姓吳氏。好潔成疾。舒王至。性任率。每

語林 十九

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日跣而登床。偃卧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為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為辯之。神宗實錄。呂正獻公傳曰。呂公著。字晦叔。本河東人。從祖蒙正為相。因家開封。父夷簡。相仁宗。公著

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他日必至公輔。元祐中拜司空平章事。卒贈申國公。謚正獻。

呂申公當文靖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弊衣寒

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既去。問書

舖。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曾鞏曰。文靖傳曰。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天聖六年拜相。

封許公。以病特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上剪須賜以療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以太尉致仕卒。贈中

書令。謚文靖。

范正平 正平字子夷。忠宣公之次子。 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

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

徒步往來。人不知為范丞相子。

朱弁曲洧舊聞曰。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

寺是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蘓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柏雜花。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鷺可俯而窺。此不忤之誠。信於異類。

蘓長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公遊。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公買一宅。為繙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

聞婦人哭聲極哀。公徙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
姬。公問姬何為哀傷至是。姬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
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
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公以五百緡所
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姬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
當以是居還姬。即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迎母還

舊居。不索其值。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地。

東都事畧曰。蘇軾字子瞻。眉州

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
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

謫明本
作責

從明本
作從

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

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白。

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

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

之嚴。宋史曰。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蕢。比部郎中。從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元祐

中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兄大忠。字晉伯。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

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家君明本
作君家

范忠宣既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潁
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
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
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家君無與。正平曰。先
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
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
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
蘓州時。蔣希魯蔣堂已見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

第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媚。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草。遂更為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胡宿別見。東都事畧曰。李之儀字端叔。姑孰人。善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為遺表。傳誦於世。

劉道原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尚無寒具。司馬文正公遺以衣襪。及舊貂褥。道原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

還不受。

宋史曰。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穎上令。以剛直稱。歐陽脩作廬山高美之。恕少穎悟。書過目

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與之有舊。

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辭。

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內

子與趙挺之之內是姊妹。乃為趙假一裘。后山問所從

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

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

東都事畧曰。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少刻苦。問

學。元祐中。蘇軾傳堯俞孫覺薦於朝。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師道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愠

見不恤也。

伊喇子敬。
明本作移。
刺子敬。

鄂克多囉。
明本作屋。
骨朵魯。

伊喇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

宜為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

者稱之。

金史曰。伊喇子敬。字同文。本名鄂克多囉。遠五院人。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伊喇固修遼史。辟

為掾。天德三年。

入為翰林修撰。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

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

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

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

金史曰。沈璋。字達之。永興人。為衛尉卿。從伐宋。

汴京平。衆爭趨貳貨。璋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召璋呵責。且欲殺璋。璋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為賊所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朝廷聞而嘉之。知潞州。百姓為之立祠。改同知太原尹。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

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

過。士論多之。

金史曰。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辟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

迎降。仕金。累官南
京路都轉運使。

西僧嘉木
楊喇勒智
明本作江
南僧統楊
璉真伽

西僧明本
作楊璉

唐玉潜當宋亡後時西僧嘉木楊喇勒智怙恩橫肆勢焰燦人嘗帥徒役於蕭山發趙氏諸陵殘斷支體棄骨草莽間玉潜聞之亟貸家具并行貸通得百金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數十輩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請其故玉潜慘然具以實告少年許諾乃謀取四郊暴骨易之斲文木為匱各署其表分委而散遣之各絕地以藏俄而西僧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然不知諸陵之骨故在也後有傳其事者玉

潛之義風。一時震動吳越。

羅有開唐義士傳曰。唐珣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

授經。營滌髓以養其母。

張昉家居時。有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

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昉力完所寄。

絲。付張氏。

元史曰。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

以任子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為掾。累官兵部尚書。

胡汲仲剛介有守。趙文敏嘗為羅司徒奉鈔百匹。求為

其父作墓文。汲仲曰。我豈為宦豎設墓中人耶。拒而不

儒明本
作孺

納。是日正絕糧。其子以情告。坐上客咸勸受之。汝仲辭

愈堅。

元史曰。胡長儒。字汝仲。婺州永康人。父居仁。知台州軍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

益大振。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趙孟頫別見。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許白雲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

是歲果大祲。白雲形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

白雲曰。今公私匱竭。道瑾相望。吾豈能獨飽。

元史曰。許謙。字益之。

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謙數歲而孤。稍長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延祐初。居東陽。學者翕然

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世稱為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

暢師文任太平路總管。公田收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

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

硯北雜志曰。暢師文字純。

父。雒陽人。好奇尚怪。

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閭人不為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錢伯全嘗納一女鬢。風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

正色答曰。我所以置此者。直欲侍巾櫛耳。汝乃欲敗吾

德耶。即具貲嫁之。果是處子。

陶南村輟耕錄曰。錢壁字伯全。松江人。中至順壬申

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

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

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

金數錠。莫有知者。楊之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

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

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

元史曰。周仁榮。字本

心。台州人。少受性理之學。工為文章。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官至集賢待制。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奉祿不給。妻紡

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

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

可出。

輟耕錄曰。李思讓。字仲謙。鄒縣人。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負補浙江按察司書吏。後仕至憲官。

顧潤之。

輟耕錄曰。顧德玉。字潤之。樞李人。

嘗從俞觀光先生學。

輟耕錄曰。俞長

儒。字觀光。越之新昌人。為寧國路儒學教授。

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

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樵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吊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為也。聞者歎服。

王眉叟管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時中致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眉叟親往吊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闕。人為難。逆昌山人雜錄曰。抗人王溪月諱壽。行字眉叟。少為道士。後領開元宮。

曹公克明在湖廣行省日。元史曰。曹鑑字克明。宛平人。具通五經大義。為湖廣行省

負外郎累官禮部尚書。麻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因寄辰砂一

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來訪。語及製藥言

苦無好辰砂。公曰。有一故人。嘗以此見惠。尋當奉送。及

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淵白以我為何
如人耶。時淵白已歿。呼其子歸之。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
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
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
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敏且工。問其姓
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
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

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輟耕錄曰。呂薇之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貳。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為制服。

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周南老雲林先生墓誌銘曰。雲林倪瓚。字元鎮。

元處士也。漢御史寬之裔。五世祖益。挈家渡江。至常州無錫梅里之祇陀。愛其地。腴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

寔盛貲雄於鄉。處士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雖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俗紛華事。

倪處士嘗鬻產得錢百千緡。會張伯雨至其家。念伯雨

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張伯雨別見。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

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

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

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鐵崖先生傳曰。鐵崖先生者。名維禎。字庶夫。姓楊氏。世為紹興

山陰人。母李氏。夢金鈎自月墮于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登泰定進士。

沈仲說年四十未有子。其妻為置一妾。姿色美麗。仲說詢其父祖名姓。女泣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語其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妾。當如已子視之。即召其母令擇壻。仲說具奩遣送。郡人稱之。

姑蘓志曰。沈右字仲說。郡人。

語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四

明 何良俊 撰

言語第二^上

余讀韓詩外傳。得趙倉唐對魏文侯事。歎曰。夫言何可
以已哉。排難解結。釋疑辯誣。喻誠通志。協羣情。定國是。
使當時無倉唐之言。太子不得立。魏國幾殆。嗚呼。夫言
何可以已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正以見言之不可已也。

何良俊曰。余撰語林。頗倣劉義慶世說。然世說之詮事也。以玄虛標準。其選言也。以簡遠為宗。非此弗錄。余懼後世典籍漸亡。舊聞放失。苟或泥此。所遺實多。故披覽羣籍。隨事疏記。不得盡如世說。其或辭多浮長。則稍為刪潤云耳。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

市。臣心如水。

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祖父以貲徙平陵。崇少為郡文學史。大司徒傅

喜薦崇擢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劉寬。常令講經。寬每於坐被酒。

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

憂心如醉耳。帝重其言。劉寬已見。

朱公叔年二十。許為郡督郵。迎太守。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

父暉。尚書令。穆五歲好學。謝承後漢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太守見

公叔。問曰。君年少為督郵。為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

云。郡中瞻望。明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逆孔子。語

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

顏子。表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

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

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

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

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

不遠。昔仲尼不失舊于原壤，楚莊不忍章于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丈夫處其厚，不處其

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

莫明本
作不。

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儒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莫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益

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莊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何良俊曰。觀朱公叔之論崇厚。似欲含光混俗。志存悶悶者。及其著絕交論。與劉伯宗絕交書。又何察察忿狷若此耶。蔡中郎以為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及考公叔之平生。刺姦疾邪。又若不肯以身而受物之汶汶者。則崇厚之作。豈亦

其矯性之談歟。蔡又云。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余則以為孤不可以立訓。乃錄其崇厚著之篇。

鄭康成

鄭玄已見

在袁冀州坐

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庶

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為奔走之友。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

東觀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

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薦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

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符偉明在太學。范曄後漢書曰。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有鑒識。先是漢中晉文經。梁國黃

子艾。並恃才智。炫曜上京。融察其非真。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而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小道破義。空

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由是名論漸衰。後以浮薄罪廢。謝承後漢書曰。融一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

介於李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

也。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

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歎美。

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祖修。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陳寔為師友。

張彥真去官歸鄉。道逢友人。共班草言曰。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夫德之不逮。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相抱而泣。有一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彥真。陳留尉氏人。祖放。富平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升。字

范孟博以黨事繫獄。詔遣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孟博

越次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問。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動見排斥。其意云何。孟博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

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

南細陽人。少厲清節。舉孝廉。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污。望風解印綬去。

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望。後以黨事誅。

曹公

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太祖。武帝。

以楊太尉

范曄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

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為司空。

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

英雄

記曰。表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借號于壽春。

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

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况以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

曹公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

得言不知耶。今纓綏縉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

富明本
作由

輔相漢朝。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

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

國。孔子二十世孫。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侍中。父宙。泰山都尉。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

性。

曹公曹操既殺楊德祖。

張騰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父彪。漢太尉。修辟丞相府主簿。少

有才策。為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

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

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

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

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許汜襄陽者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

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並在劉荊州

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荊州牧。身長八尺。姿貌温偉。與張儉等號為八顧。

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

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今。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

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

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玄德曰。君有

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荊州大笑。玄德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公幹辯敏無對。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父梁。字曼山。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野

王今楨善文章。尤工五言。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典畧曰。文帝為太子。嘗請諸文

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魏武至尚方觀

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何如。劉因喻已自理。跽而答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下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公笑釋之。

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以

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輝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植辭音巧
妙皆如是。

徐景山為尚書郎。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數歲拜司

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時科禁酒。景山私

飲至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景山答言中聖人。達白曹

公。公大怒。由是得罪。

魏畧曰。時鮮于度遼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

性修慎。偶醉言耳。

後文帝幸武昌。見景山。問曰。頗復中聖人否。

景山答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

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

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盧欽論曰：或問欽：徐公

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

魚豢魏畧曰：何晏。字平叔。太祖

阿蕪。亦隨母在公家。蕪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天子。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謂之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曲合於曹爽。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為尚書主選舉。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所不解者九事。一日

迎管公明共論。管輅別見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尚書

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言。君見謂

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

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魏畧曰。鄧

南陽人。少得士名。與李膺等為浮華友。事發被斥。後為侍中尚書。許臧艾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京師為之語

曰。以官易。婦鄧玄茂。

孫討逆既定豫章。還饗將士。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曹操表為討逆將軍。謂虞

仲翔。虞翻別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

族孫。獻帝時太傅。與蔡邕。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

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猶

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

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絃字子綱。廣陵人。少

遊學京都。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初權於

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也。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

也。吳書曰。絃見柗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絃見陳琳作武庫

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若之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為人弟。

令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令伯答曰。為兄供

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健為武陽人。祖光。宋提太

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醜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

國之餘得無戚乎。

晉書曰。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父景。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以平吳功。

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

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

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大有慙色。

虞預晉書

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鮐。吳裨將軍。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

西征。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劉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用為選部郎。

魏志曰。劉羣。字子揚。淮南

成德人。為太祖謀臣。少子陶。字季治。亦高才而薄行。官平原太守。王弼別傳曰。淮南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

所推。鄧玄茂。已見。之徒。稱為伊呂。季治意陵青雲。嘗語傅

休奕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夫智者圖國。天下羣愚

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休奕以其言大惑。不

復詳難。謂季治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會見卿窮。後曹

奕敗。季治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

變。漢漢陽太守。玄少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向茂伯經事鍾士季。鍾會別見。晉書曰。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世語曰。雄有節槩。

仕至護軍將軍。鍾誅後。茂伯收殮塋葬。晉文王召茂伯責之曰。

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世語曰。王經。字彥偉。清河人。

漢晉春秋曰。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與卿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朝廷四方。皆為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宜見重詳。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耶。入白太后。沈業奔告丈王。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

茂伯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

讐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

鍾士季

鍾會別見

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

亦其次。

魏氏春秋同異曰。鍾繇。嬖庶子。會之母。黜其夫。文帝命繇復馬。鍾恚忿。殮椒。致噤。帝乃止。

劉尚書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一世。

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

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

劉言為當。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

行無玷缺。初鍾會鄧艾伐蜀。或問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

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著崇讓論以矯之。

裴叔道以辯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

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

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

鄧粲晉紀曰郭訥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石季

倫問其曲。

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

富。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曰譬

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

晉陽秋曰初訥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

進序。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不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

衛叔寶少有名理。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於酬對。時友

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晉書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瓘。太尉。父峘。黃門侍

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

王尼見司馬太傅。越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

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

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

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匹。王尼別見。

卞望之在事。公私肅然。性不宏裕。故為諸名士所少。卞

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太常卿。壺少以貴。正見稱。歷尚書令。蘇峻作逆。率眾距戰。父子俱死。王難。

鄧粲晉紀曰。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卞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

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阮遙集嘗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

如含瓦石。卞答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

者。非壺而誰。阮孚別傳曰。阮仲容所幸姑家婢生子。仲容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曰。魯靈

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王敦犯順。

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琊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

將軍。以罪伏誅。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詔公卿

於石頭見敦。敦問戴若思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何如。

戴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

言。

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

建康遭蕪峻之難。

王隱晉書曰。蕪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值中原亂。招合

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遠近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斫鼓曰。我鄉里

時有此則空城。有項詔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

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蔣山。王師敗績。自宮室焚蕩。温太真議遷都豫

章。

虞預晉書曰。温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

元皇受命。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

音。以左長史奉使。累遷驃騎大將軍。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

丞相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

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遷都。苟弘衛文大

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

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

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琊人。祖覽。

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

温太真嘗問郭文舉郭文舉已見曰。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

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

情。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翟道淵隱于潯陽。庾公庾亮已見臨江州。時欽其風素。嘗束

帶躡屐造之。庾禮甚恭。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

耳。庾稱其能言。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薦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

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潯陽記曰。亮表薦湯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

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

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

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

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為鎮東。引為從事中郎。

瑯琊王鎮廣陵。

晉書曰。瑯琊孝王名裒。字道成。晉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裒並非

敬后所生。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

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妙選僚佐。以阮遙集為長。以年於是更封哀為瑯琊王。

史帝語之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阮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委以戎旅。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正以

今王在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氛祲既澄。日

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

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雋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

王長史好儀形。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

馨兒耶。當時稱以為達。

王長史別傳曰。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

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長史

王濛已見

語劉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

史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

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鄆

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

從事。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桓宣武征還。劉尹

真長已見

出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

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汝。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

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自北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

三

晉中興書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桓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道安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時以為名對。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

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

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

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謝太傅嘗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

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

令。漢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安南司馬記室。後彥伯出為東陽郡。時

賢祖道治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語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彼黎庶。一時稱其率當。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叙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

謝公

謝安已見

嘗有所咨於桓石秀。石秀默然不答。謝公甚

怪之。他日以語其從弟嗣。嗣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

奕之明本
作無奕。

詰。吾又何言。桓石秀已見。

桓南郡

桓玄別見。

問謝夫人。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謝太傅大兄奕之女。左將軍王凝之

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太傅

謝安

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

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

釋慧皎高僧傳曰。慧遠。本姓賈。

雁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及長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宏偉。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後至潁陽。見廬峯清靜。始住龍泉精舍。

殷仲文嘗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

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

文為桓玄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玄敗。先投義軍。遷侍中。以罪伏誅。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誚

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自耕耳。

沈約宋書曰。王

502

韶之。字休泰。瑯琊臨沂人。曾祖虞。晉驃騎將軍。祖羨之。
鎮軍掾。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
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
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

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

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戴顯已見。

宋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長民後有異謀。
猶豫不能發。因屏人語劉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
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
節下。若有一毫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劉穆之別見。

劉毅諸葛長民與宋武帝同時起義並以事見誅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

李延壽南

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帝以問其

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臣弟若但如下官門

戶何寄武帝大笑

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

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

宋武帝既正位語羣臣曰朕始望不至此衆人咸撰辭

欲稱功德王太保率爾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

之不可去。眾以為知言。

高祖辟宗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少文答曰。棲邱飲

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

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衡陽王

義季

語宗少文曰。方欲屈先生以重祿。宗答曰。

祿如腐草。盛衰幾何。

元嘉中。京尹蕭摹之請建佛寺。帝與何尚之羊玄保數

人議之。尚之言。渡江以來。王庾諸公。並稟志歸依。則大教難得頓絕。時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與。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義。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則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帝喜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始立。

顧湘州顧覲之別見嘗在宋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彥

先袁陽源謂湘州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湘州正色

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陽源有慙色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

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及長善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遷左衛率及

兗劭篡逆淑諫見害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

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大笑語尚之

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

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劍。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

屬文。仕至光祿大夫。卒年三十六。謚憲子。南史曰。莊韶令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謝以與魯豫州送別。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劍所

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當

時以為知言。

宋書曰。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父。軌。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

督豫州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

元凶篡立。

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弒逆。世祖入討。劭伏誅。以顏

竣明本均
作峻。

延之為光祿大夫。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晉光祿大夫。含之曾孫。好讀書。無所

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

先是延之子竣為

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

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

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

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劾意遂釋。

姓氏英賢錄曰。顏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知遇。竣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

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

宋明帝嘗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

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

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羣情便為載懼。

南史曰。褚炫。字彥緒。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炫少清

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齊臺建。為侍中。以家貧出補東陽太守。

謝孺子特善聲律。

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孺子少與族兄

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

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

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南史曰。王或字。

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謚之長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為從叔。球所知。

張征北為吳興。

南史曰。張永。字景雲。吳郡吳人。會稽太守。張裕子也。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

書。騎射雜藝。觸類無善。又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請沈

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歎供奉者不及也。請沈

驎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

為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

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

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南史曰。沈驎士。字雲

植。吳興武康人。祖英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驎士幼俊敏。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忌日輒流涕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張景胤小名查

南史曰。張敷。字景胤。母亡。年數歲。便有感慕之色。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

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中軍參軍。父茂宗小名梨。南史曰。張邵太守裕之弟。晉瑯琊內史。後仕宋。終吳興太守。宋文帝嘗戲之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應者。張思光張融已見在下坐。抗聲言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歎以為佳。

柳侍中

柳世隆已見

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

以清名遺子孫耶。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良俊按。裴昭明傳亦載此事。未應二人同時並有斯語。

江夏王鋒在南徐州與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王文和未詳江

祐別見。並相交款。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

淚言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

王仲寶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者也。南史曰江夏王鋒字宣穎。

齊高帝第十二子也。性方整。五歲好學書。十歲便能屬文。出為南徐州刺史。常怱怱不樂。作修栢賦以見志。

張寶積為湘州行事。時蕭穎胄在江陵。寶積乘腰輿詣

之。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

流。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寶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

穎胄深以為善。

南史曰。寶積。張稷第六弟也。永元中。為湘州行事。蕭穎胄用為相府諮議。

釋僧鍾南遊京邑。住中興寺。

梁釋慧皎高僧傳曰。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

居貧履道。嘗出壽春。譙郡公請講百論。導公往聽之。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

永明初。魏使

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辯才。勅令酬對。往復

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

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為聲聞耶。鍾答曰。應

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褚彥宣少秉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聞彥回拜

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

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

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

褚淵已見。南史曰。褚焯。字彥宣。彥回從父弟。

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焯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

世祖在東宮日。嘗於玄圃宴集。沈率數勸褚司徒酒。

南史

曰。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侍中。文季以寬雅正直。真見知。沈攸之反。齊高帝用為太子右衛率。司

徒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數加淵酒。

沈率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

粉榆。

譏司徒事二姓。

褚司徒甚重殷長史。

南史曰。殷獻陳郡人。王真壻也。真敗伏誅。

嘗語之曰。諸

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殷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

如昔。若此旨為虛。固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

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

南齊

書曰。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僕射顥七世孫。祖虎頭。負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

陵國侍郎。轉著作。撰起居注。

衛將軍王儉嘗問彥倫曰。卿山中何所

食。彥倫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南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祖曇

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仕至中書監。

文惠太子

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世祖長子也。

嘗問周彥倫菜

食何味最佳。彥倫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周彥倫少往外氏臧車騎

質家。

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

甚能。文惠太子使彥倫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

以倒薤書求就彥倫換之。彥倫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

宗敬微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南史隱逸傳曰宗測。

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涅人。炳之孫也。家居江陵。性靜退。不樂人間。

齊世祖幸豫章王東田宴。

南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

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

諸王咸在。獨不召武陵王。

南史曰。武陵昭王暉。字宣

昭。太祖第五子也。剛穎雋出。工奕碁。

豫章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

乃呼之。武陵至。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帝

神色甚怪。豫章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

遂釋然。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南齊

書曰。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劉士章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

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劭子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梁。轉大司馬從事中郎。時張思

光。周彥倫。張融周顯並已見。並有言工。張音旨緩韻。周辭致綺

捷。士章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劉繪貼宅

別開一門。

何義方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梁書良吏傳曰。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每戲

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共同之。終莫

能得。

梁高祖遣王領軍

杲

聘何子季。

領軍曰。

今君遂當邈然

絕世。猶有致身理不。何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三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責。甚願一詣闕。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

阮居士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不起。

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

父彥之。宋從事中郎。孝緒少懷栖道。屏居人外。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陳郡

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

懷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

盛。黃綺無間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

梁書曰。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

黃。終于天監之末。分為三品。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極弊。弊極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有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且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極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阮居士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駭。

何以異夫騏驥。

王季文

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右僕射。父粹。黃門侍郎。份歷官侍中。丹陽尹。兄

子肅在北。屢引魏人來侵疆場。

南史曰。王真。字道明。景文兄子也。為雍州刺史。

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擅自殺之。臺徵不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真。斬之。真長子融。融弟琛。於都

棄市。琛弟肅。東。並奔魏。世祖嘗因侍坐。從容問季文曰。近有北信

不。季文歛容答曰。肅既近忘墳柩。寧遠憶有臣。

王侍中

王份

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

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

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南

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曾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

名。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嶺表。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

徐孝穆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

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

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精力不輟。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

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

使卿復知寒暑。

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真。

大志。位秘書丞。父真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業來奔。孝文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

惻之。官散騎常侍。揚州刺史。

語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五

明 何良俊 撰

言語第二

下

蘓珍之小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

曰。卿欲官不。珍之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

北史曰。蘓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荊州刺史曹芝。署為長流。參軍。齊文襄引為刑

獄。參軍。每加勞勉。

魏愷辭青州長史。魏帝放還家。禁不復用。沉廢積年。後

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

須多。數日。用為霍州刺史。

北史曰。愔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

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愔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若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沈廢積年。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閑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邱道廣。許子將知而

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

太甚。王以為然。

魏書曰。虛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弘農郡守。不之任。

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

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

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

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

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

北史曰。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博觀

衆籍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徵與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因以疾辭。

魏佛助魏收小字。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

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北齊

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侷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

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求異書。數年間。才

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笞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朝。解褐

司空行參軍。兼散騎侍郎。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

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

當謂和士開言。

士開當權。文士皆輻湊其門也。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

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

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

李百藥齊

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鄆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後飲譙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

盧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

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李百藥齊書曰。盧詢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

道早卒。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後。舉秀才。官司徒記室。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

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李諧別見。郡國志曰。潤

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瑯琊王肅在南時。好茗飲葷羹。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產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

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

北人呼茗飲為酪奴。

賈思伯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

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調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

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

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為孝文所知。

杜之松在河中。

唐詩紀事曰。杜之松。貞觀中。為河中刺史。

嘗請王無功講禮。無

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劉昫唐書曰。王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揣呂才為莫逆之交。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臯。時人號東臯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薄葬。預自為墓誌。

王世充平後。唐書曰。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頗涉經史。尤好兵法。開皇中。拜儀同。後僭

位。國號鄭。建元開明。蘇世長以漢南歸國。高祖責其後服。世長頓

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

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

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問何所言。曰。孝經云。為國者不侮於鰥寡。論語云。為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于獸門館讀書。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

射。與世充兒子弘烈鎮襄陽。
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語侍臣曰。五載一巡。此蓋典禮。朕欲幸涼州。中外咸謂非宜。何也。衆未有對。詳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巡幸涼州。式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義。臣下竊有所疑。伏以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

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為道士。

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二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卒。贈體元先生。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

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

膏肓。煙霞痼疾。

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

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營奉天宮。游巖

先居宮側。特令勿毀。仍題曰。處士田游巖宅。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

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唐書曰。徐有功。國子

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

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眾斥罰之。由是終於代

滿。不戮一人。

魏元忠既復官。因侍宴。天后問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

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爾。劉昫

唐書

曰。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

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累年不調。後上封事。高宗歎

異之。累官侍中。為宗

楚客所誣。貶務州尉。

語林

六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

而已。帝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

足可依。臣鴻敢不忠信奉見。唐書曰。盧鴻。一字浩然。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

善播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備禮再徵不至。後一赴名。至東都。將還山。賜隱居之服。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蘓昌容拜僕射。蘓環已見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為燒尾。昌

容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

不喜耶。宋祁唐書曰。宗晉卿。楚客弟。其先南陽人。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昌容奏曰。臣

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

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封氏

聞見記曰。凡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貞觀中。太宗嘗

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此為對。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

劉昫唐書曰。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

馬德仁族孫。少以文詞知名。陸象先在中書。引為太常博士。開元中。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徐堅

趙冬曦同撰六典。累年不就。後轉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

政府。

張說已見。唐書曰。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父直心。高宗時司刑太常伯。坐事流

嶺南。乾曜開元中。官至黃門侍郎。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

時兩加榮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
 張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兼美。
 無以居之。然終是具負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
 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
 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為最。

玄宗嘗問吳筠道法。筠答曰。道法之精。無如老子五千

文。其諸枝辭蔓說。徒喪筆札耳。

劉昫唐書曰。吳筠。魯中
 儒士。少通經。善屬文。性

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開元中。南游
 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在剡。與文士為詩酒之

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宵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

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劉昫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始

興。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玄宗在東宮。舉文藻之士。親加

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累官中書令。

李揆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

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爾。

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唐書曰。李揆字

端卿隴西成紀人。秦府學士。玄道玄孫。秘書監成裕之子。聰敏好學。善屬文。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深昧求賢之意。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時。平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初至金陵。於府主李錡坐。屢贊招隱寺之勝。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

笑曰。某所賞者踈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
裹。腥膻浣鹿培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廳也。

李約

已見。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

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

離騷古本。如公止提綾紋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孰勝。

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刺。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

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
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
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

悉屏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紆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門下侍郎。

憲宗嘗問趙相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趙對

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之啟齒。劉昫

唐書曰。趙宗儒。字秉文。父暉。秘書少監。宗儒授校書郎。貞元中。遷給事中。與崔損同拜平章事。罷為右庶子。端居守道。德宗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

柳誠懸柳公權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

令人驕怠。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連

龕子母丹。不知何日成耳。

劉昫唐書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

仍孫祖鎰。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

富豔。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理渴聞。謹

言。召入翰林。為學士。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

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

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唐詩紀事曰。張志和。字子周。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元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為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文宗喜經術

唐書曰。文宗諱昂。穆宗第二子。寶曆二年。敬宗遇害。乙巳即位。于宣政殿。唐詩紀

事曰。帝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每試進士。多自出題。所司進所試。披覽吟詠。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古今。令宮女侍茶湯飲饌。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訓曰。如意與卿為談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宰相李石因

言。施士旬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為異
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

劉昫唐書曰。李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畧。尤精吏術。文宗自李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新進孤立。石自戶部侍郎平章事。李肇國史補曰。大歷已後。專學者有施士旬春秋。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

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糝滓。菁華乃出。唐書曰。楊嗣復。字繼

之。僕射於陵子也。七歲能為文。與牛僧孺。李宗閔。權德輿。皆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同。開成二年。以

戶部侍郎平章事。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

公何獨焚之。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蓆人。

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明宗不豫。馮道已見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

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周祖請馮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

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謬語。令為謬語人。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栖霞對曰。王

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

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

司馬光通鑑曰。凡唐主所賜予。栖霞

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宋太祖從周世宗南征。有人譖於世宗。言太祖有重車

數乘。世宗遣人伺之。果有籠篋。令引入行在。開視。唯書

數千卷。世宗召太祖諭之曰。卿為朕將帥。辟疆宇。當堅

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謝曰。臣無竒謀。上贊聖德。濫膺

寄任。常恐不迨。所以聚書觀覽。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

宗善其對。

太祖召見道士證隱。

王聖塗渥水燕談錄曰。鎮陽道士證隱。博學多識。道行清潔。太祖北

征。時召見之。隱年九十。形氣不衰。帝欲留居建隆觀。隱曰。帝

都紛華。非野人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

術。不過清心練氣耳。帝王之道。則異於此。老子曰。我無

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

由此道。帝甚嘉之。

宋祖草昧。思求異人。詔田徵君詣公車。會父喪不赴。

皇朝

類苑曰。田徵君名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詔詣公車。奔父喪。不至。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入門而卒。田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

之勉進其道。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終焉。司馬溫公涑水紀聞

曰。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知長洲縣。太宗召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

貴。改翰林學士。後落職。知黃州。致書徐常侍。徐鉉已見質其去就。徐答曰。負

鼎叩角。顧廬築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

之有。田遂決高蹈之計。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所

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魏泰東軒筆錄曰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

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

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寇萊公遺事曰

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

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

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

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東都事畧曰。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蕪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比之韓柳。其名大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啟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

范文正 已見 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

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

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王沂公筆錄曰。公諱曾。字孝先。青城人。自發解南省。

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仁宗朝

金少府人言
卷五
為相封
沂國公。

范文正嘗問琴理於崔遵度。崔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

琴書是也。

王君玉國老談苑曰：遵度為太子諭德，方正清素，尤精於琴，著琴箋。

宋景文言：為文是靜中一業。

東都事畧曰：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奏名第一。

一。章獻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為第一。而祁為第十。脩唐書成，拜翰林學士承旨，謚景文。歐陽公歸田錄曰：

宋郊與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當時稱為二宋。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茲遠。每讀

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

踈。未能遠。不可急去。

道學名臣言行錄曰。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三十來遊于洛。葬親。

伊川遂為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授將作監簿。熙寧初。中丞呂誨復薦補頴州團練推官。稱

疾不之官。卒。贈秘書省著作。謚康節。

歐陽公嘗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

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

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

不危。

邵氏聞見錄曰。公不喜肩輿。雖山行亦乘馬。路險則杖策以行。

程正叔

呂氏童蒙訓曰。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不中。不復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溫公同薦。

遂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貶涪州。元符還洛。卒于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謚伊川先生。語

其兄明道曰。

道學名臣言行錄曰。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生而神氣秀異。異於常兒。踰冠舉進士。呂

公著薦授太子中允。卒官宗正寺丞。學者稱為明道先生。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

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少。

多。

王荆公謂呂晦叔

呂公著已見。

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䟽切

諫疑太犯分。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邵氏聞見錄曰：呂晦叔、王介甫同為館職。

當時閣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為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為知忠義，或以為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

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

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荆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

憇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葉夢得石林詩話曰。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公尤愛重之。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荆公時為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賊敗。劉侍讀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

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

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劉原父行狀曰。公諱敞。字原父。表州臨江人。學問廣博。無書不

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

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質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

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

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陶朱新錄。元祐黨人碑。有宋保國名姓。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桐廬新話曰。公嘗自

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為怨咨。蓋實錄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

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
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
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
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蘇長公自黃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款。長公曰。某欲
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
天下事。介甫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
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草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

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豈得以常禮自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泄之也。介甫又語長公。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乃可。長公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楊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神考頗問佛法。楊並不詳。

答直云佛法實亦有助吾教。既歸人言聖主難遇。次公

平日所學如此。今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辯。吾

懼度作導師。

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為子。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

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

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

東都事畧曰。呂

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為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詳。安石去位。薦為叅知政事。

劉道原

劉恕已見

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嘗曰。人如居

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何得齋以自隨。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贊。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

山寺。僧了元

印即佛

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贊。蔣

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

朱或可談曰。慈

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

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

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東都

事畧曰。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少游歐陽公之門。東都

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

至以治辯稱。官至觀文殿學士。

馮當世晚年好佛。

東都事畧曰。馮京。字當世。鄂川江夏人。初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選至廷

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曰。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叅知政事。謚上簡。知并州日。以書寄

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

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東坡與劉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

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魏泰東軒筆錄曰。劉放字貢父。博學

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

蘓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青熒熒。時

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李公擇云。余嘗雪中過范堯夫。已見于西府。先有五客

在坐。予因眾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

久寒甚。公命溫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

透後。令人心神融暢。東都事畧曰。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幼力學。舉進士。調宣州觀

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

劉恕已見

欲脩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坡

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徐度却掃編曰。劉義仲。字壯輿。劉道原子。

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

劉壯輿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示東坡。

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

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余固辭不

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

敵明本
作虜。

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元祐中。北敵使劉霄入賀。蘓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公馬小蹶。劉即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蘓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

益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蘓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文潞公帥長安。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位至丞相。封潞國忠烈公。趙萊

公錄曰。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縉紳間說文彥博。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來面詢之。明日召至。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自殿中侍御史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

見石才叔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愛玩不已。令子弟

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臨

本為真。才叔不出一語。以辯笑啟潞公云。今日方知蒼

舒孤寒。

王明清玉照新志曰。石蒼舒字才叔。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胷中。便

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

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

月。傅巖深鎖煙。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

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麩湯餅乎？景初曰：有麩則

拙婦亦辨矣。僧慙而退。

宋史曰：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於程頤。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答曰：臣

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

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

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

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

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

明本八字
下有百字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駕鈍之

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

章穎南渡十將傳曰。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醉。父知而義之。

虞雍公既却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時

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勳在坐。相與勞問

畢。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警報沓至。亮懲前血將

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相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雍公受之。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雍公竟如鎮江。

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為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

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

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

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欽金史曰。李獻甫。字

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有幹局。心所到則

絕人遠甚。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

咸陽簿。累官鎮南節度副使。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日。元史曰。許衡。字平仲。懷之

學。授章句。稍長。嗜學如饑渴。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伊

洛程氏之書。益大有得。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師。

道謁劉靜脩先生。靜脩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答

蒙克薩勒
明本作忙
哥撒兒

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脩至。以為贊善大

夫。未幾辭去。及召為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答曰。

不如此。則道不尊。

元史曰。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七歲

能屬文。落筆驚人。及得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

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

元憲宗時。以蒙克薩勒為斷事官之長。其位在三公之

上。猶漢之大將軍也。既拜命。出帳殿外。敬橐。坐熊席。其

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蒙克薩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

二十六

果幹。明本
作和幹。
扎爾古齊。
明本作札
魯忽赤。

元史曰下
至諾海句。
明本作忙
哥撒兒察
哈札刺兒
氏祖糊阿
父那海。

官。諸公其為我言。當以何道守官。衆皆默然。有夏人果
幹居下坐。進曰。夫扎爾古齊之道。猶宰之割羊也。解肩
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蒙克薩勒聞之。即起入帳
內。衆不知所為。皆咎果幹失言。既入。乃為帝言之。帝召
果幹命之步曰。是可用之才也。果幹由是知名。元史曰。蒙克薩

勒。察罕扎拉爾氏。祖綽鄂。父諾海。並事烈祖。蒙克薩勒。事睿宗。恭謹過其父。憲宗在藩邸。深知之。

胡汲仲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

服明本
作伏。

富珠哩神。
明本作李。
求魯神。

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吳定翁嘗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

名言。元史曰。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其先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

而最善為詩。群薦相望。而終不起。程鉅夫貽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

不可得見乎。

富珠哩神在翰林日。嘗進講罷。上顧問曰。三教何者為

明本優上
無最字
神明本均
作魯神

托因巴延
明本作脫
因伯顏
特穆爾達
實明本作
帖木兒達
識

最優。神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爾。

則儒為賤耶。神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

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元史曰。富珠哩。神。字子翬。其先隆
安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學一

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
簡與典雅。學者仰為表儀。論者謂許衡之後。能以師道
自任者。惟耶律
有尚及神而已。

至正中。徵處士托音巴延。杜本。張瑾為翰林待制。或議

以為擢用太峻。左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

廷。而朝廷有求於隱士。當時以為名言。

語林

語林

二八

語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六

明 何良俊 撰

政事第三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因子產遺訓。故言承敝易變之道。大率如此。余觀孔子雅言。及古稱循吏。炳煥竹素者。何嘗用猛哉。太史公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斯言是矣。善哉。劉真長之言曰。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

本正源。鎮靜流末乎。此語可著令甲。苟用此道。雖聖人之篤恭玄默。何以加諸。

卓茂為密令。有人詣茂言。亭長受其米肉。茂問此人。亭長為從汝求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吏顧不當乘

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

吏懷其恩。

鄺道元水經註曰。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

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徵。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為之立祠。享祀不輟矣。

東觀漢記曰。茂恬暢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清。

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

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前長居官。數

月即致貲產。奮在姑臧四歲。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

鄭尚書在淮陰。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從淮陰太守四遷。為尚書令。消

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行春。隨車致雨。白鹿

方道。俠轂而行。謝承後漢書曰。弘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

明府必為宰相。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

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郡人。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

任崇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崇不交言。但以

薤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

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崇是欲曉太守。水者。

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

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

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

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延叔堅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

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延篤別見。

陳昭公守廣漢。入為大司農。范曄後漢書曰。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祖咸。哀平間

尚書。寵性周密。每事務於寬厚。由廣漢太守入為大司農。後為司空。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號為任職相。帝

問。在郡何以為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

賢選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郫人。少好俠尚氣。晚更改節敦儒。習尚書。讀律令。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

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為洛陽令。諱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

袁司徒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常言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錮人於聖世。尹

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勵。袁安已見。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范滂已見。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

人。家代為漢名臣。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

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謝承

後漢書曰。成瑨少修仁義。以清名見稱。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多豪強。中官磐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

以檢攝之。時桓帝乳母外親張子禁恃勢不畏法網。功曹岑暉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璿下獄死。

范曄後漢書曰。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皆與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

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意。二郡為之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

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宗叔都宗資已見在汝南。請范孟博為功曹。范在職。嚴整疾

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

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

范孟博外甥西平李頌。是公族子孫。行義為鄉里所棄。

中常侍唐術。以頌屬汝南太守宗資。資用為吏。時孟博

在功曹。心非其人。寢而不召。資怒責書佐朱靈。靈仰謝

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

可違。資乃止。謝承後漢書曰。宗資責問書佐朱靈。靈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

樂其升進。緣頌汙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陳仲舉為樂安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舉孝廉。除郎中。母憂去

官。周景辟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李固表薦徵拜議郎。范曄後漢書曰。李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

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續郡人周孟玉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更名樂安。

清潔之士。張璠漢紀曰周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

獨仲舉能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

則懸之。袁山松後漢書曰璆為樂城令道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陳蕃為太守璆來置榻去

之。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莫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

中。行服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

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

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

故也。况乃寢宿冢歲。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罪。

孔文舉

孔融已見

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

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

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

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秦子

曰。夫盜而不罪者。以為勸於養母也。哭而見殺者。以為哀而不實也。

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臨荊州。威自京都省之。
 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廐中。十許日。
 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費。威跪問曰。大人清嚴。
 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
 受而去。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荊州刺史。以忠清顯。
 胡質在荊州。其子威省覲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
 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要之。因與
 為伴。每事相助經營。又進少飯。威疑。密加誘問。知是都

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

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壁。魏志曰。裴潛字文行。

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

南渡適長沙。

王夷甫王衍別見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

陶公陶侃已見明識過人。臨荊州時。勅武昌道上種柳。人有

竊之。植于其家。陶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柳種子。時以

為神。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王丞相

王導已見

薨後。庾季堅代相。網密刑峻。

晉書曰。庾冰字季堅。兄亮

以名德流訓。冰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冰為庾氏之寶。殷洪喬出行。

遇收捕者於途。

殷氏譜曰。殷羨字洪喬。父鎮。東司馬。羨仕至光祿勳。

慨然歎曰。

丙吉問牛喘。似不爾。

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

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忍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殷光祿殷羨嘗從容謂庾季堅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

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王導故能行無理事。謝太

傅每歎詠此唱。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為別駕。委以州事。江氏家傳曰。江

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雅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為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

王允已見

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

下車。辟孔文舉。

荀爽孔融二人並已見

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

應元舉却鑒為賢良。阮脩為直言。程收為方正。時稱其

得人。

却鑒別見。阮修已見。晉書曰。程收。濟北人。

劉尹在郡。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

往往為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

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

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劉尹別傳曰。劉悛。字真長。沛國蕭人。漢氏之後。有雅裁。雖草門陋巷。晏如也。歷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孫安國孫盛已見為長沙太守。頗營資貨。桓溫遣部從事至

郡。察知之。重其高名。不時即劾。盛與溫牋。辭旨放蕩。稱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

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得牋。復遣從事按之。賊

賄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何劭盛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

都人。為秘書監。篤尚好學。自少及長。手常不釋卷。既為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何良俊曰。小人黷貨。固惟其常。苟求廉潔。自將正當責之賢者。桓元子當察舉之寄。實宜矯厲頽流。使屬城聽采。以彰軌物。今孫盛贖賄狼籍。乃獨以名高不劾。及以放蕩致隙。始復按之。罪狀既明。又捨而不問。將使小人因之有辭。而中才猶或自沮。求之舉措。俱為失據。晉於是為失政刑矣。

吳隱之已見為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

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未至州二十里。

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及乾魚。

顧覲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

宋書曰。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

人。高祖謙。晉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覬之初為郡主簿。謝晦為荊州。以為衛軍參軍。愛其雅素。深相相待。

孔思遠已見在郡。性至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

不疑。而他物麓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志崇儉

素。宋世並稱清約。

孔思遠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庾性豪侈。服玩甚華。思

遠衣冠器用。莫不麓率。時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初有

輕之之意。後見思遠蓬首緩帶。風貌清嚴。便重迹屏氣。

莫敢欺犯。

南史曰。庾徽之。字景猷。潁川。臨陵人。卒官南東海太守。

孔思遠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為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劉損為吳郡太守。至閭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頽。即發

教整葺。

南史曰。劉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以毅貴顯。退居京口。未嘗應召。毅甚畏憚。每

還京口。不敢以羽儀入鎮之門。損贈太常。

輯明本
作鮮。

張景山歷三府諮議。事舉情得。多無異同。或問景山主

上既幼。執事多門。君每能輯和公私。云何致此。景山曰。

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

事。何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南史曰。張岱。字景山。

吳郡吳人。張裕子也。州辟從事。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

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西曹掾。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踈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

至。遂銷繫尚方。南史曰。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為丹徒令。以清廉抵罪。邱寂之歎曰。清吏真不可

為也。政當處
季孟之間。

璣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

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
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璣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
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璣之
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
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齊春秋曰。何
敬叔為長城

令。在縣清
廉。不受饋。

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來詣琰。

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南史

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

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孔平仲續世說

曰。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為令。並著奇績。臨別當以相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也。

傅翹居官有名。為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

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傅答曰。惟勤而

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

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南史曰。傅翹。北地靈州人。祖僧祐。

祐。山陰令。父琰。為建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傅聖。翹位至驃騎。諡議。

顧憲之為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

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民

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醇也。南史

曰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祖覲之。湘川刺史。憲之官尚書吏部郎中。宋時覲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傅常侍

傅昭已見

為臨海郡。臨海先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

封固。專收其利。常侍曰。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

小。教令勿封。

安成王初臨江州。

南史曰。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文帝第七子。仕齊太子舍人。梁朝建封安

成郡王。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尤好人物。世以二安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帝益賢之。前刺史取

陶徵士曾孫為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即日辟為西曹。

王綸之為豫章。下車日。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

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

南史曰。王綸之。字元章。王敬弘之曾孫。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

仰名會。退居僚末。表粲聞而嘆曰。貴游居此位者。不以文記為高。自綸之始。歷侍中。出為豫章太守。

孔光祿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光祿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光祿曰。

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

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南史曰。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曾祖琇之。江夏內史。祖

臻。太子舍人。父幼孫。無錫令。奐仕齊為建康令。梁武受禪。除晉陵太守。太建中。為吏部尚書。甚有鑒裁。詳練百

氏。凡所甄拔。諸人莫不悅服。

郎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官之所。木

枕亦不須作。况過於此。唯頗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

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

亦可矣。

三國典畧曰。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獄內穠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門

庭虛寂。無復訴訟。時謂之神門。及代去。有老人丁金剛

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過人。清亦

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北史曰。宋世良。字元友。西河

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

蘓瓊為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

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啟口。弟子問其故。道

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

焚其券。

蘇瓊已見。

高僕射高頴別見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楊昉為左丞時。守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言。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

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負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

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

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

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遂得釋。薛元超別見。殷子良未詳。江幾隣

嘉祐雜志曰。白水縣堯山民。拙得誌石。是負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劉。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

員。遂賜姓員。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何彥先同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義

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授武陽尉。睿宗朝。至崇文館學士。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

劉昫唐書曰。宋

環。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環少耿介。有大節。博

學工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

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

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

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

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

繞塲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

犯者。

封氏聞見記曰。嚴安之為赤縣尉。力行猛政。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

自更初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為知更雀。劉昫唐書曰。耀卿。戶

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解屬文。弱冠拜秘書正字。補相王府典籤。睿宗在藩。甚重之。與掾邱悅。文學韋利器。

更直。以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後遷京兆尹。尋拜黃門侍郎。充轉運使。

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於善守章程。深得宰相

之體。當時雖正直之士。多被構害。而尋常仕進者。各獲

其分。至開成間人。猶呼為李右座而不名。劉昫唐書曰。林甫。高祖從

父弟叔良之孫。天寶中。以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

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叅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爾。命吏人連紙進筆。遂為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

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

袁滋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

劉昫唐書曰。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

人。弱歲強學。以外兄元結有重名。往依焉。讀書玄解旨奧。結甚重之。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授校書郎。使南詔還。擢諫議大夫。出為華州刺史。以寬簡為政。百姓至自他境者。給地以居。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為本。人甚愛之。徵拜金吾衛大將軍。徵為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劉昫

唐書曰。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太尉震之後。父太清。單父尉。祿山亂。歿於賊。於陵始六歲。長客江南。好學。有奇志。釋褐。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剛嚴少所接。與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欲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遂以女妻之。滉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於陵以婦翁權幸。方熾。卜築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滉歿。始為膳部員外。累官。檢校右僕射。

盧坦在江淮時。早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

唐書曰。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初

為義成軍判官。累遷中丞。出為宣歙池觀察使。

李德裕在浙西日。南方信機巫。父母癘疾。人子厭棄。不

肯收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喻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

無可棄之義。數年惡俗大變。劉昫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

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元和

初。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十一年。得殿中侍御史。穆宗召入翰林。轉中書舍人。後李逢吉欲引牛僧孺為相。懼

德裕與李紳止之。出為浙西觀察使。

李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衛送德裕

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

送宜傳。

白傅

白樂天已見。

為郡日。恩信及民。百姓皆愛而思之。嘗植

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為白公檜。以比甘棠。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

已見。

言。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

日。嘗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者。先

拜而後謁佛。至有欲泣者。臣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

於蜀。方百姓稅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公後。無此惠澤。

百姓窮困。追思益切。

唐書曰。韋臯。字武臣。京兆人。貞元元年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

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史至。公首

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

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

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劉昫唐書曰。令狐楚字殼士。家世儒素。楚善屬文。李

說。嚴綬。鄭僖。相繼鎮太原。皆辟從事。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鄭僖在鎮。暴疾不及

處分後事。軍中誼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

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官尚書僕射。封彭陽郡公。謚曰文。

文宗已見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待詔賜且待別日。

趙中令為相日。於廳事屏風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機。

宜文字者。悉置於中。滿即焚之。通衢。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蓟人。

沉厚有大畧。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李文靖李沆已見為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

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野錄曰。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

為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

脂。苟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撓正。正謂此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公薨沐浴。右脅而逝。盛暑中。七日方斂。不聞腐氣。信履踐之明效也。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羣盜竊發。郡家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稔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宋猶未盡

除張乖崖張詠已見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鬚傍巾下有

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

足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

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

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官至同知樞密

院事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錄事嘗貸於富

千錢明本
作一千

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皆覆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若水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從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持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

則某滅族矣。知州言此推官之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

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

入。繞墻而哭。傾家資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又欲論奏

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

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

歎服。司馬溫公涑水記聞曰。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

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為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如此數次。

謝諫議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令。有善政。鄧去襄

七

城。度漢水才十餘里。謝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

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於野外同酌。吟嘯終

日而去。

宋史曰。謝泌。字宗源。歙州人。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知宣州。一見奇之。累官右諫議大夫。判吏

部銓。墨客揮犀曰。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

置章其上。望闕焚香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

敢違約。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魏公。王旦公請勅

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從之。德明得詔。

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張師德謁向文簡

向敏中別見

曰。師德兩詣王相公

王旦已見

皆

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

王曰。可惜張師德。向問何謂。王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

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

師德是狀元張去華子。師

德又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奔競而得。使無階

者何如。向方以師德意啟之。公曰。某處安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因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

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蔣侍郎

蔣堂已見

為江淮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

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

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蘓子美

別見

在坐。頗駭。

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
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

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為名臣。或云。

是天章閣待制杜杞。

涑水記聞曰。杜杞。字偉長。為河南轉運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誘出

之。因為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滕達道別見。東都事畧曰。孫沔。字元規。會稽

人為。人明敏。果敢。有材。知衛山縣。上書言事。以切直謫監衛州酒稅。移通州。楚州。所至皆有能迹。召為右正言。

拜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宰相言非祠享不可。習。汚請以理折之。乃謂使臣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觀之。由是不敢復請。卒官觀文殿學士。謚威敏。

皇祐中。東吳大饑。時范文正領浙西。吳人喜競渡。好為佛寺。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大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

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人以為文正之惠。

富韓公在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公常自以為功。語人

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邵氏聞見錄曰。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遊場屋。

穆伯長見而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後果登大科。位至丞相。封韓國公。謚忠文。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小時。為三班奉職。勾當滁州

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為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

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

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

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

大稱其才。遂為延譽。卒成聞人。

宋史曰。王向。字子直。福建侯官人。王回弟也。為

文長於序事。嘗作公默先生傳。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

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

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

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為京尹。令行禁止。天下皆呼為

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謝希深幼子景平。監光化軍稅。有一兵官為本廳軍員所持。憂憤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語其事。景平曰。君第自解去。吾必能報之。兵官既去。景平呼軍員責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無賴。大言曰。景平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何能預。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最幼。尚

有家風。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

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為名儒。

孫夢得為中丞。

東都事畧曰。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歲書。為樓而置其上。蜀

人謂之書樓。孫氏。中甲科。官翰林學士。

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

唐介別見。東都事畧

曰。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孫抃薦為御史。彈治宰相。梁適。謫判虔州。後知永興軍。闕右大旱。中復奏請賑卹。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或人問曰。聞君

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

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稱於天下。孫

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

耳。

司馬文正公作相日。親書榜稿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先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先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先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請不語及。

高宗視師金陵時張魏公為守。

張浚已見

楊和王領殿前司。

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曰。都監夜巡。職也。禁兵百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和王不得已。命斬之。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鋤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

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歲。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曲端為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軍。端執搨以軍禮見。營中閫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

明本羅素
均作婁室
薩里罕
作撒離喝
敵作虜
尼堪明本
作粘罕

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閱。於是悉縱五鵠。則

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周公謹曲

壯閔本末白。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善屬文。長於兵畧。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宣撫司都統制。羅索寇邠州。端屢戰皆捷。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泣。敵人目為啼哭郎君。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羅索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尼堪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羅索孤軍。然將士輕脫。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無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為客。彼常為主。今當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河東。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

烏珠明本
作兀朮。

以其言復命。浚不悅。其秋烏珠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為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為參謀。與端有宿怨。諧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積前疑。復聞庶言。大怒。罷其兵柄。謫海州團練。萬安軍安置。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羅索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叙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浚自興州移司閬州。復用端。吳玠憾之。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諧之。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虜。疑端知其謀。徙端恭州。置獄。端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有一官曰。盛服候之。如事上官禮。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即以申主。

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懷而去。是晚即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冤。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尚能言以為冤。然觀其很復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况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為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強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

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

情。或問陳何術。陳答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

鏡耳。宋史曰。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至孝。性資莊重。為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知

温州瑞安縣累
官太子詹事。

馬人望為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
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
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
遠。吾不及也。遼史曰。馬人望字儼叔。高祖眉卿。為石晉
青州刺史。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
雍中第進士。官至參
知政事。卒謚文獻。
張特立為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
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問

托歡徹爾
明本作脫
歡察。

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

視之以杜衆口。潜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

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貴斂跡。民賴以全。元史曰。張特立。

字文舉。東明人。為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候。世宗時歸隱田里。世祖特賜號中庸先生。

胡汲仲 已見 嘗為台州寧海主簿。時浙東大侵。宣慰同

知托歡徹爾議賑卹。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

以餘錢二十萬。屬汲仲。去行旁縣。汲仲察其有乾沒意。

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汲仲抱成案進曰。錢在是

明本怒上
有中字。

矣。托歡徹爾怒。汲仲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托歡徹爾不敢問。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相聚於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牟麥實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使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至元中。鈔法不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兵部郎中趙孟頫。

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仍命凡左右司及

諸路官。則徑答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答一人。元史曰。趙

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

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

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湖州。故為湖州人。父與言。

生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宋亡

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搜訪

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世祖大悅。

王克敬為江浙行省叅政。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

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

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

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元史曰。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

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而異之。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孜孜為儒者事。既仕。為江浙行省屬。累遷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為令。

益苗為濟寧路單州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未有以

應。時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
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食
此者尤多。豈可坐視而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
者咸獲賑。馬元史曰。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聰敏好
學。善記誦。弱冠遊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
中。授濟寧路
單州判官。

語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七

明 何良俊 撰

文學第四上

仲尼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而以文學顯者二人。可不謂難哉。子夏序詩。與六經並垂宇宙。何可掩也。獨子游無所考見。說者以為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嗚呼。夫文與義。皆天地之賸也。苟非得其精華者。曷足以與此。後世言有枝葉。若與古少異矣。然覽其豎義綴文。理翰辭

條蔚然並茂。非有義根。曷從生哉。枝葉雖繁。又烏可少也。余故撫其最者。著之篇。使來者得以觀焉。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西京雜記曰。鴻大也。烈。明也。言

大明禮教也。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

太史公儒林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

秋。孝景時為博士。

梁敬叔閉戶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慙。

范曄後漢書曰。梁竦字敬叔。安定烏氏人。父統。太中大夫。兄松。尚光武女。

舞陰公主。以誹謗下獄。死。竦與弟恭。俱徙九真。

朱公叔。眡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矢衣。

冠。顛墜阮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朱穆已見。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幼

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

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蔡中郎蔡邕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

恒秘翫以為談助。及遷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其帳

中。果得論衡一部。

素山松後漢書曰。其後王明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

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教卷持去。邕丁寧之曰。

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素冀州

素紹已見

大會賓客。使人要鄭康成。

鄭玄已見

鄭最後至。

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素氏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儒者。未以通儒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鄭依方辯對。咸出問表。得所未聞。莫

不嗟服。

范曄後漢書曰。黨禁起。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育。殺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

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董卓被誅。蔡中郎適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嘆。有動於

色。允即收中郎治罪。中郎請黥首刎足。繼成漢史。

張璠漢記

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勲。與鮑宣卓茂不仕新室。父梭。亦有清白行。謚貞定公。邕性篤孝。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督促發遣邕。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
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太尉馬日磾

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中郎遂死獄中。

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

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魏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父或。尚書令。祖緄。

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慟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暉。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暉弟侯。字叔倩。御史中丞。侯弟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顛。字景倩。顛弟粲。晉陽秋曰。荀顛。博學洽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

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况僕難曰。易云。聖

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奉倩

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

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

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

之士。皆莫能屈。

何平叔何晏已見。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

諸人述之。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庶子。年五歲。繇遣見蔣濟。濟甚異之。及壯。有才

數技藝。精練名理。

王輔嗣

王弼別見

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

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

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

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世以王理為得。

曹爽嘗集諸名德。使何尚書談理。時少長莫不預會。

春魏

秋曰。曹爽。字昭伯。魏宗室大司馬真之子。受明帝顧命。頗專政恣肆。以不得於司馬宣王被誅。

中領軍

聞之。歎曰。妙哉。何平叔之論道。盡其理矣。

魏志曰。曹羲。爽之弟。爽用

為中領軍。後爽頗縱酒作樂。羲深以為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托戒諸弟。以示爽。爽甚

不悅。羲以諫諭不納。涕泣而起。

王輔嗣與何尚書

已何晏

論道。其賦會文辭不如晏。然自

然有所拔得多晏也。

魏志曰。王弼。字輔嗣。父業。梁族子。官至尚書郎。何劭。王弼別傳曰。

弼。幼而察惠。好老氏。通辯能言。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尋為傅嘏所知。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其注老子為指畧。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

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中。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歎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王輔嗣與鍾士季鍾會善。鍾之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

服王之思致。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

號為神童。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麓醜。無威儀。而嗜酒。管輅別傳曰。輅父為瑯琊即邱

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費。瑯琊太守單于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費之。請與相見。于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于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問于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于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于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嘆不已。

管公明將赴洛。辭裴使君。

荀綽冀州記曰。裴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之

少弟。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

裴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

不精。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殆破秋毫。自言不解
易中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公明言。何
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也。夫入神者。
當步天元。推陰陽。探味玄虛。覽道無窮。如差次老莊。而
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破秋毫之
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已久。
何足復言。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荀仲茂

荀氏家傳曰。荀閔。字仲茂。謀之子。為太子文學掾。

鍾元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

王景興

王朗別見

袁曜卿

魏志曰。袁煥。字

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煥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煥往從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

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煥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

軍中物。眾人皆重載。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

煥取書數百卷而已。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

之深憂。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

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為王朗功

曹。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

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孔答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

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

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虞翻別傳曰。翻

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平與令成。績述其業。至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

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謹正書副上。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解之率少。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嘆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恠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少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潘元茂作魏公冊命。辭義溫雅。人謂與典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時人見此冊。疑是仲宣所為。論者紛紜。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元茂子滿。時亦

在焉。太傅語之曰。尊君作魏公冊。高妙。信不可及。吾曾

聞仲宣亦以為不如。朝廷之士。始信是元茂作。潘勗已見

邯鄲子淑初詣臨菑侯。魚豢魏畧曰。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嘉

蒙。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內附。太祖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宿聞淳名。因啓

淳欲使在文學官屬。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臨菑大喜。延入坐。不先與

談。時天正熱。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

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子淑曰。

邯鄲生何如耶。乃更著衣幘。整容儀。與子淑評說混元

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從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莫敢與抗。及暮。子淑歸。對其所知。歎臨菑之才。

謂之天人。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十歲即善作文。太祖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

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拔筆立成。太祖甚異之。初封平原侯。後徙臨菑。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者數矣。然任性而行。不自雕厲。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左右並為之說。遂定為嗣。

魏武嘗辟阮元瑜

張騰文士傳曰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知名于時

不至。

連見偏促遂逃入山中。魏武使人焚山得之。阮至召見。

魏武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阮不時與語。使就伎人列。

阮既解音聲。又善鼓琴。遂撫絃按節。因造歌曲曰。奕奕

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

已死。女為悅。已翫。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

音聲殊妙。當時冠坐。魏武大悅。

魚豢典畧曰。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

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曹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

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魏畧曰。陳琳。字

孔璋。廣陵人。避

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也。

蔡中郎蔡邕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書。

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

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又是中郎所歎。因用元歎為字。吳志

曰。顧雍。字元嘆。吳郡吳人。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家人不知。後代孫邵為

相丞

陸公紀容貌壯偉。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仲

翔舊齒名德。龐士元

龐統別見

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交

善。

吳志曰。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父康。漢廬江太守。績在吳。除鬱林太守。既有臂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

雖有軍事。不廢著述。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預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年三十二。

皇甫士安

皇甫謐已見

耽翫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

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况命有脩短。分定懸天乎。

虞預晉書曰。謚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

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張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

晉陽秋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

博覽洽聞。無不貫綜。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

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

比之子產。孔子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為惠。於學為博物。吾以凡事之也。

陸士衡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近夕。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無以酬抗。士衡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士衡怪悵。還睇昨路。都無民居。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或云是士龍。郡道元水經註曰。今

尸鄉澤野負原夾郭多墳壠馬。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衛叔寶甚有名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談。遇有勝日。親知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

王太尉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

云。不知比没。當復有能通之者不。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司

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處仲 王敦。字處仲。

謂太尉曰。阮宣子

阮脩

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

知其疊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

歎服。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盛

著窓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宋因此玄

功大進。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劉殷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太史公記。一

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王隱

晉書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

阮思曠。阮裕已見。不甚博學。而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

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謝叙說既畢。阮以傅嘏為得。於是撰數百許語。精義入微。聞者皆嘆味之。

阮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

要。詣理精辯。言不足而旨有餘。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阮咸子。瞻夷任少嗜欲。

不脩名行。自得於懷。仕至太子舍人。

謝萬嘗作八賢論。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

登。嵇康為四隱。四顯。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晉中興書

曰。萬善屬文。能談論。以示孫興公。孫以為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

歸時以興公義為得。

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

散騎常侍。

時人有稱庾太尉理者。已見。殷光祿曰。此公好舉宗本。

桓人。

殷浩別傳曰。浩父美。字洪喬。光祿勳。

殷中軍於佛經有所不了。

晉書曰。殷浩。字洪源。陳郡長平人。父美。豫章太守。浩識度

清遠。弱冠有美名。善立言。為風流談論者所宗。

遣人迎林公。

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

慮人。本姓闕氏。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五十

三。終于洛陽。

林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

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

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大

以為然。羊惜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父

隸。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梁釋慧皎高僧傳曰。鳩

人也。善經律論。化行西域。東游龜茲。龜茲王造金師子

坐。以處之。符堅遣驍將呂光伐龜茲。得什。載與俱歸。呂

光死。姚興迎什入關。待以國師之禮。什神情鑒徹。傲岸
出羣。應機領會。汎愛為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勅。弘始中
卒于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
長安。

出經叙曰。僧伽提婆。蜀賓人。雋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毘曇。今深識

既寡。將何所論。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綦從在瓦棺寺前宅中。

王隱晉書曰。仲堪陳

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悅之。俄為黃門侍郎。

于時袁羊

素喬與小字

人共在窓下圍綦。仲堪在裏。問素易義。素應對如流。圍

綦不輟。意色傲然。殊有餘地。仲堪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素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相西伯。

殷仲堪談理。正可與韓康伯對。

晉陽秋曰。康伯殷浩甥。善言理。浩甚愛之。桓

敬道在南郡。嘗作四皓論以示仲堪。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

大司馬溫少子。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

職。歸其國。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仲堪致難往復。甚有弘致。

玄論曰。四

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

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殷難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

蓋所遇之時不同。而所乘之途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

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

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

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揚其仁義。與夫仗節奏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於今。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存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陸平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司空張華嘗謂之曰。人

之為文。每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陽秋曰。陸機。字士衡。吳郡吳人。祖遜。吳

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陸機別傳曰。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平原內史。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晉書曰。葛洪字

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携蒲齒名為

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

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

冲齊國人博覽史記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過得一句即疏之

徵為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歎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

曰。此間有一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

左賦出。士衡絕嘆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

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

以為項託揚烏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張司空

張華已見

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

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成公子安少有俊才。辭賦美麗。張司空每見其文。歎伏

以為絕倫。

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

其貧賤。不重其文。仕為中臺郎。

楊公回少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

經。鄉邑未之知。

晉書曰。楊方。字公回。虞預以其文示。賀循。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

遷司徒參軍。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間居著述。導從之。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吳越

春秋。并雜文筆。行于世。以年老棄郡歸。諸葛道明見而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奇之。諸葛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瑯琊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名賢。避難江左。中

宗召補主簿。嘗使為文。薦郡功曹。時參軍虞預見而稱累遷尚書令。

美。晉書曰。虞預。字叔寧。會稽餘姚人。徵士喜之弟。十二而孤。好學有文章。為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

丞相行參軍。所著有晉書會稽典錄。送以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

意。其文甚有奇分。若果出胃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

豎中逸群耶。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莠。姿質已良。但

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

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

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素彥伯素宏已見才藻豔逸。文章絕美。為桓大司馬桓溫已見記

室參軍。桓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素為東征賦。徧稱過

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常侍。

桓彝。桓溫之父。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燕國龍亢

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

時伏滔亦在

桓公府。

晉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

宿與素善。苦諫之。素笑而不答。公知之甚忿。又不欲令

人顯問。後遊青山歸。命素同載。眾為之懼。行數里。公問

素。聞卿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素答云。尊

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公疑不實。

乃曰。君欲為何辭。素應聲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

可忘。道不可墮。宣城之節。信義為允。公泣然而止。

王右軍少重惠。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癡何預盛德事耶。

王茂世少有才藻。

沈約宋書曰。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晉

孝武崩。詔茂世從叔東亭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茂世曰。猶少叙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茂世。茂世便攬筆益之。

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東亭賞其清

拔。

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

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令。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為

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

者。即吾師也。

晉書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志脩學。不以險難易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仕劉

曜。為中書侍郎。

王淮之是彪之曾孫。祖父臨之納之。並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諳江左舊事。代有纂述。緘之青箱。

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南史曰。淮之。字元曾。琅琊人。初為桓立大將軍行參軍。宋臺建。除御

史中丞。卒官侍中。

何侍中為丹陽尹。時立宅南郭外。更置立學。招集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舊玉

玉球別見

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滿人。曾祖準。高尚

不仕。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鴈門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明中。徵詣京師。開館居之。高祖臨幸。朝彥畢集。時顏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高祖命顏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顏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宋書

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續之年十二。從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武帝北伐。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月餘。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辟太尉掾不就。

釋道生是法汰弟子。幼便明悟。十五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之。釋慧皎高僧傳曰。竺道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

352

俗歸依。雋思奇拔。聞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敬挹風猷。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論於世。

張思光張融見融玄義精明。初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

論。鮮能抗拒。何承天與宗炳書曰。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眾僧所排。足下試尋二家。誰為

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

顧景怡義學明解。南史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

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景怡共論

四本。南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

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叔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景怡曰。

蘭碩危而密。傅嘏宣國安而踈。李豐士季似而非。鍾會

公深謬而是。王廣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

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

南北。群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

本互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

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

朱廣之。並立論難。與景怡往復。世以為廣之才理。尤為

精詰。南史曰。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也。善清言。弘明集曰。朱廣之。疑夷夏論。以書詰顧道士曰。廣之叩

緇衣。明本
作翦落。
跣。明本
作跣躄。

頭見於謝常侍。往復夷夏論。辯章同歸之義。可為簡見
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眇尚端冕之飾。屏破緇衣之素。
申以擊跪之恭。辱以跣躄之肅。枉東華人。杜絕外法。舟
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徒。
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
經覲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
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為
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
夙漸法化。脫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
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
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數沉替。緘卷巾續。奄逾
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
慨。遙夜輟起。申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
不沿理。則輕汎無主。轉墮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登率狂
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
誨。敦導厥疑。廣之叩頭。

顧歡黨道教。素粲崇佛說。張融著門律。言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以示周彥倫。彥倫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攻難數反。張理如小屈。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周彥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智林道人見之。遺彥倫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

得此義。竊每歎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旨。猥來入耳。始是真賞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

釋慧皎高僧傳曰。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顯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乃致書於顯。謂便宜廣宣。顯因出論焉。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坐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

卷之三

藝林

四

--	--	--	--	--	--	--	--	--

語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八

明 何良俊 撰

文學第四 中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

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游方廬山。誥稟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

答云。有生公弟

子道猷。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歎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

遺訓。即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

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

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

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延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

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

披閱真俗。研思因果。廼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

論。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王令明王惠已見夷簡恬曠。不妄交遊。門無雜事。陳郡謝宣

遠才辯有風氣。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

屬文。通玄理。其群從宣明謝晦已見阿多謝曜小字亦自雋

上嘗同造令明談義。諸謝言論蜂起。文史間發。令明時相酬對。言清理遠。宣遠等慙負而退。

齊竟陵王

蕭子良已見。

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

南史曰。范

鎮。字子真。南鄉舞陰人。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漾。早卒。鎮博通經術。尤精三禮。官至鄴陽內

史。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范答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

南史曰。何肩。字子季。廬江蕩人。

祖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太守。肩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

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

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並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

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肩。彥倫答曰。三塗八難。

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南史曰。肩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嘗食蚶。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岢曰。鮓之

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蹂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蠅。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

與明本
作於

鸞明本
作鑿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
其柯莢。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見岷議。大怒。
汝南周顥。與肩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
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與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
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
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大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
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
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
不使人多愧。文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肩末年。
遂絕
血味。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崇信三寶。遍
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

僧講論不輟。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深致。普通元

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士庶皆以為至德所感。昭明集有

令旨解二諦義曰。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適其
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

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
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智。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

真諦。一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
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

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
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

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
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為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

浮偽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
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生滅流動。無有住

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諦。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又與南澗寺慧超。栖玄寺曇宗等。問答二百餘條。文多不錄。

何散騎

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東海郟人。與宗人遜及思登。俱擅文名。卒於國山令。

早有才

思工於清言。周昇逸每與共談。服其精理。

南史曰。周捨。字昇逸。汝南

安成人。周顒子也。長而博學。尤精義理。官至侍中。太子詹事。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

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南史曰。陶

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于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

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陶隱居。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

煩舛。有亦輒覺。

徐常侍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常侍

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

與抗。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徐摛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三通老

莊義。及長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

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皆是勝流。時周弘正

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眾人蔑之弗視。

俄而乘間進難。一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是弘正。

大相賞狎。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

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弟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周弘正甚為

伯父捨所重。每與談理輒異之。曰。觀汝精神穎悟。清理

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張參軍少有思理。

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

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立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

為國子助教。時周

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

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

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

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

馬要理義學精解。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引為學士。時

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

俗聽者二千人。邵陵欲極觀優劣。乃謂眾曰。與馬學士

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

端。要理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

聽者無不稱善。梁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隱于茅山。

不應辟命。每王公餽餉。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

居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暗中。物。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撰道覺論行于世。

隋高祖嘗令沈重與辛彥之論義。北史曰。沈重。吳興人。隋時稱為碩學。重不

能抗。避席謝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隋書曰。辛彥之。

隴西狄道人。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志好學。

後入關。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

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入隋拜禮部尚書。與牛弘撰新禮。

陶徵士少有趣。昭明太子陶徵士別傳曰。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

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世號靖節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談者以為皆其胃懷本趣也。

陶集五柳先生傳曰先生

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歎。葛天氏之民歎。

謝康樂以疾東歸。

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襲封康樂侯。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辟大司馬參軍。後為臨川太守。為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棄市。 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

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為康樂四

友。

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幼而聰敏。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賞之。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

城王法曹。年二十七卒。

南史曰。荀雍。字道雍。官至貞

外散騎郎。羊璿之。字曜璿。臨川內史。為司徒竟陵王誕

所幸愛。誕敗。坐誅。何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

皆不及也。臨川王招集文士。長瑜自其國侍郎。至西平

記室
將軍。

宋元嘉中。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

率素淑文冠當時。賦畢。賈示謝希逸。謝莊時希逸賦亦

竟。素見而嘆曰。江左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

之傑也。遂隱其賦。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康樂賞愛之。嘗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及也。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

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子瑱敗。為亂兵所殺。

宋孝武殷貴妃亡。丘長史獻挽詩三首。有曰。雲橫廣塔

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

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

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

鮑明遠文辭瞻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

義慶衛軍府。

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尚卑。不可輕

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

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

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四匹。

張思光作海賦成。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

曰。公此賦實超玄虛。

王儉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文章雋麗。為揚駿府主簿。傅亮

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但恨不道益耳。思光即求筆

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謝超宗坐康樂事。徙嶺南。

南史曰。謝超宗。謝靈運之孫也。

元嘉末得

還。與惠休道人來往。

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

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好學有文辭。宋孝武用為寵子新安王子鸞

常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

宗殊有鳳毛。

齊世祖問王僕射。

王儉已見。

當今誰能為五言詩。王答曰。謝

朏得父膏腴。

南史曰。謝朏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仕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江

淹有意。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

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

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可見

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裁割都盡。
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當遂遺君。江自爾
文思頓減。

江文通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人。自稱郭璞。呼文通曰。
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
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何參軍與族弟。水部。何遜別見。散騎。何子朗已見。俱擅文名。時人

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

當推遜。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

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仕至相東王錄事參軍。

王仲寶極重任彥升。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

無輩。嘗語人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

何散騎嘗為敗冢賦。以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

范彥龍。梁書曰。范雲。字彥龍。南鄉武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機警有識。善屬文。仕齊為竟陵王文

學。至梁。為散騎侍郎。大重何仲言。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海郟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

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官至尚書水部郎。與結忘年交。好一文

一咏。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謝玄暉長於五言詩。沈休文見之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瑯邪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

沈約謝朓周顒已見。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

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柳文暢嘗和高祖登景陽樓詩曰。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當世傳稱。咸以為佳。

柳吳興嘗為詩曰。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嘆以為佳。因書齋壁。

昭明太子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雋。上流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

未之有也。

天監中張士簡

張率已見

奏待詔賦帝手勅曰相如工而不

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王詹事工為詩沈休文甚知之

南史曰王筠字元禮一

悟七歲能屬文十六為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雁秘書監太子詹事謂其伯

父次道

王志已見

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昔謝

玄暉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數首方

知此言為實

南史曰筠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

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督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沈尚書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要王詹事示其

草。王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蹠。尚書曰。僕嘗恐人呼作霓。五鷄

反次至墜石碓星。及冰縣埒而帶坻。王皆擊節贊賞。尚

書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邀。正此數句耳。

沈尚書於郊居造齋閣成。王詹事為著草木十詠。書之于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目。尚書語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王文海在會稽日。會稽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為文外獨絕。

南史曰。王籍字文海。琅琊人。祖遠光。祿勳父僧祐。黃門郎。籍好學有才氣。

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天監中為湘

東王諮議參軍。

陳郡素嘏自重其文常語人曰我詩應須大材追之不
爾飛去。

蕭子顯著鴻序賦成。

南齊書曰蕭子顯字景陽豫章文獻王凝子也身長八尺狀貌甚雅。

好學工文仕梁為吳興太守贈中書令。

以示沈休文休文曰可謂得明道

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

蕭子顯自序曰余為邵陵王友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

鄰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厲初罵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且賈傳崔馬郎郵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天監六年預九日宴桐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成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

三二

賈誼何如哉。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傅茂遠傳昭已見蒞官清靜。朝無請謁。終日端居。以書記為

樂。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閱。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學府。

劉孝標少未開悟。晚更厲精。嘗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

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為書淫。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

陵縣。春月歸故鄉。八歲過桑梓。顛覆。身充僕圍。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

閤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塹。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

徐衛率文體綺麗。春坊盡學之。號為宮體。變動一時。高祖召見。欲加責讓。既至。應對明敏。高祖意釋。因共商略。

經史次及百家雜說。末論釋典。衛率參校詳雅。辭辯縱

橫。高祖深相嘆異。更被殊寵。

三國典畧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散騎常侍。超之

子。文好新率。不拘舊體。梁武帝謂周捨曰。我欲舉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

摛。形質陋小。而堪此選。帝曰。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貌也。乃以為侍讀。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帝

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止是

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

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

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

悅稱善。

魏收魏書曰。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幼聰敏。及長。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

道德經。表上之。又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行于世。官至膠州刺史。

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杜輔玄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並侍法筵。勅輔玄升師

子座。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

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便是誰比。書魏

曰。杜輔玄。嘗與邢子才。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盡足。杜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何獨致怪。邢曰。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合各遂其性。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輟積。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杜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織種。識種不見。謂以為無。神之在形。亦非自

賜。離朱之明。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杜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嘆。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之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杜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容。乃遠寄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杜曰。共陰而息。

尚有將別之悲。窮輟以遊。亦興中途之嘆。况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人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

北史曰。李士謙。字子約。小字容郎。趙郡平棘人。李謐

之子。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歿。捨宅為伽藍。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家富於財。以振施為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開皇八年終。趙州士女莫不流淚。曰。我曹不
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人

莫能難。隋書曰。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

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檮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邢子才

邢已見邵

率情簡素。博覽墳籍。晚年尤以五經章句

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

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子才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

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為文士之冠。時人謂之温邢。

彭城王彥和博綜經史。雅好文筆。風儀容貌。端嚴若神。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遊。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為

要畧。

魏書曰。彭城武宣王勰。字彥和。獻文皇帝子也。少岐嶷。姿性不羣。長而好學。雅善屬文。長直禁中。參

火大政。軍國之事。無不預焉。封彭城王。官中書令。

蕭仁祖蕭愨嘗於秋夜賦詩曰。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

踈邢子才甚愛之。語人曰：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顏黃門亦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固宜然。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悛侍宴。

魏書曰：崔悛，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

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悛所為。仕至東兗州刺史。

又勅其子

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

北史曰：崔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

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天統末。官銀青光祿大夫。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

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讎。并為崔瞻父子。

盧詢祖嘗作趙郡王妃挽歌。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艷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當時嘆以為佳。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人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

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隋書曰。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

歲而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隴西辛術與語。嘆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

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官至司隸大夫。

裴子野撰宋畧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評論可與過秦

王命分路揚鑣。劉璠梁典曰。子野曾祖松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欲繼成先

業。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宋畧二十卷。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

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馬。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

煬帝時。洛陽獻合蒂迎輦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

女。時虞永興草征南指揮德音於側。寶兒注視之。帝曰。

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

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虞為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

垂肩鞞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帝稱美。劉昫唐書曰。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後。性沉

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學於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祖述徐陵。陵亦言世

南得已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義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太宗朝。官秘書監。爵永興縣子。

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

婦女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私素寵姬。旦日俱執

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令。素意惜之。曰。聞

汝善為文。可作詩自叙。若稱吾意。當貸汝死。授以紙筆。

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李德林。楊素。李百藥。

並已見。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挫折。僧道宣傳燈錄曰。慧淨俗

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邁。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

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

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如
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
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
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爾。
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時太子在
坐。語祭酒曰。君既譎說。真為道黨。慧淨即啟曰。淨聞君
子不黨。何祭酒亦黨乎。太子大笑。合坐稱善。

劉昫唐書
曰。孔穎達。

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明左
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歷。解屬文。同

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

祭酒。

王無功王績已見以周易老莊置床頭。他書罕讀也。

魏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

劉昫唐書曰。魏

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事李密。後歸朝。為隱太子洗馬。太宗踐祚。拜諫議大夫。累官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

論古今勝者乃得升。張曲江張九齡論辯風生。首登此座。

李北海小時見特進李嶠。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

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北海固請。乃假

直秘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篇。隱帙。了辯如響。嶠

歎曰。子且名家。劉昫唐書曰。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受

學士。敏之敗。善配流嶺外。赦還。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

選為業。所注文選。行于時。邕少知名。長安初。李嶠張廷

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官。召拜左拾遺。天寶初。為北海太守。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

直日看書。凡親友祈借者。先投束修羊。

宋祁唐書曰。倪若水字子泉。恒

州崇城人。累官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入為戶

部侍郎。復拜右丞。

劉秩詳摭百家。侔周書六官。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

其才過劉向。

宋祁唐書曰。劉秩字祚卿。史官。劉知幾子也。累官給事中。所著政典。止戈記。凡數十

篇。杜君卿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

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劉昫唐書曰。杜佑字

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鴻臚卿。佑以蔭入仕。補濟南郡參軍。累官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使。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

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宋祁唐書曰。劉迅。字捷卿。劉知幾第五子也。歷京兆功曹參軍。

事。上元中。避地安康卒。

杜君卿杜佑已見資性嗜學。雖名位通顯。猶夜分讀書。

陸魯望每得異書。熟誦乃錄。譬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

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唐詩紀事曰。陸龜蒙。字魯望。吳郡人。父虞賓。浙東從事。龜蒙少高放。

從張搏遊。張歷湖蕪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

交流俗。常乘小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終于家。

裴公美裴休已見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

語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九

明 何良俊 撰

文學第四 下

杜正倫在中書日。

劉昫唐書曰。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歲。俱以秀才擢

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為羽騎尉。武德中。

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貞觀四年。遷中書侍郎。顯慶中為相。與舍人董思恭夜直。

共論文章。思恭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

進。唐書曰。董思恭。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為時人所重。初為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

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

徐鸞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驚山月曙蟬

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以為神仙唐書紀事曰上官儀字游

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一時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為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

王勣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劉昫唐書曰王勣與兄勳才藻相類勳弱冠進士登第

累除太子典膳丞遷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具儀

志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勳召五吏在前執管口

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眾皆悅服

王勃道出鍾陵。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誇客。因出筆紙。徧請坐客。皆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竒。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劉昫文苑傳曰。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司戶書佐。棄官歸。以講學為業。父福時。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父為雍州司戶。左遷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駱賓王在徐敬業府。為敬業檄武后罪狀。后讀但嘻笑。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

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劉昫唐書曰。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

妙於五言詩。落魄無行。好與博徒游。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去。文明中與徐敬業作

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

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在長廊

行吟曰。鷲嶺鬱岩峩。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

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而

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

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遂續終篇。或言老僧是駱

賓王。

唐詩紀事曰。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詣事

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詣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賊。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

立。以膾險盈惡。流欽州。賜死。

自建安以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婉附。

屬對精密。及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

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當時語曰。蘇李

居前。沈宋比肩。

唐詩紀事曰。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

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

崔融作武后哀冊文。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二三百年來

無此文。劉昫唐書曰。崔融字成晏。齊州人。擢八科高第。官司農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招集文

學之士。融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

天后時刑吏橫酷。淫及善人。劉知幾悼士無良。而甘於

禍患。作思謹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

士之流乎。劉昫唐書曰。劉子玄。本名知幾。少與兄知柔。以詞學知名。長安中。累遷左史。宗楚客嫉其

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徐堅深重其書。嘗云。

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

郭元振嘗因奏對。天后與語。大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

劍篇。后覽嘉歎。

唐詩紀事曰。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天資雄邁。景雲中位宰相。

蘇廷碩為中書舍人。制詞敏速。李特進

李嶠

見而歎曰。

舍人思如湧泉。吾所不及。

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

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時琅同三品。父子同在禁苑。當世榮之。

玄宗平內難日。書詔填委。蘇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

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

矣。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嘗稱之曰此掌綸誥之選也

劉昫唐書曰徐堅字元固西臺舍人齊聘于也少好學編覽經史楊再思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方

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就堅質問堅必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

孫逖除庶子曰唐詩紀事曰逖河南人年十五見崔日用試土火爐賦援筆立就甫冠三擅甲

科終刑部侍郎苑咸草制詞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當時以為

知言顏魯公集曰唐人推咸為文誥之最王右丞贈苑咸詩序曰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

妙

孟浩然嘗遊秘省值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次

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舉

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不復為綴。

曰。王士源浩然集序。孟浩然字浩然。

襄陽人。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撮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玄宗與太真妃賞花。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令進

清平樂詞。白援筆立就。語詞妙麗。天下稱之。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游會稽。與吳筠。隱劍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

權載之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志為請者十七八。

一時稱為宗匠。權德輿已見。

韋蘇州。韋應物已見。至性高潔。常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

而坐。為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惟顧況劉長卿。

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賓列。與之酬唱。

郭曖尚昇平公主。劉昫唐書曰。郭曖子儀第六子。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盛集文

士。即席賦詩。公主幃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曰。薰香荀

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眾以為工。或言是夙構。端

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端復賦云。新開金

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一時稱其妙絕。暖出名馬

金帛為贈。姚合極玄集曰。李端。趙郡人。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洞。耿漳。夏侯審唱

和。號十才子。歷校書郎。杭州司馬。唐詩紀事曰。錢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終考功郎中。

秦公緒與劉長卿善。時以詩酬唱。宋祁唐書曰。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

避亂剡溪。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注老子。彌年不出。

人號其山。權德輿已見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秦處

士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唐詩紀事曰：劉長卿字文房，終隋州刺史。以詩馳聲上元。

寶應間。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

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其名重此。如

裴晉公裴度已見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却進。

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公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

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

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令公索句。時元白首唱。白樂

天已見。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

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

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稹為第一。除右

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

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為元才子。李肇國史補曰。元和

以後。文筆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

和。次至楊汝士。唐詩紀事曰。汝士字慕巢。牛奇章待之

體。善。開成初。鎮東川。時嗣復鎮西川。昆弟

對擁節旄。世榮其門。汝士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

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

活。元顧語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活。元顧語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揚於陵已見

入覲

唐書曰於陵以長慶四年留守東都

其子嗣復

已見率

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故人坐正寢

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席賦詩時楊汝士詩後

成元白覽之失色是日大醉歸語其子弟曰吾今日壓

倒元白

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於白樂天舍論南朝興

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盃飲已即成

詩曰王濬樓船下益

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

日。故壘蕭蕭。蕭蘆荻秋。白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

何用耶。於是罷唱。劉昫唐書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

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唐詩紀事。

曰。韋楚客。長慶進士。終於拾遺。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曰。米

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

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

即易也。因為之延譽。聲名遂振。唐詩紀事曰。顧況。字道翁。姑蘇人。性詆諧。與柳

渾李泌為方外友。德宗時渾輔政。以秘書郎召。及泌相。遷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居茅山以壽終。

白傅藏書于東都聖善寺。號白氏集。李丞相公垂有詩

曰。寄玉蓮花葢。絨珠貝葉局。院間容客讀。講倦許僧聽。

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其

為當時推重如此。劉昫唐書曰。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中書令。父

悟。為晉陵令。因家無錫。紳形狀短小而精悍。能為歌詩。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遁而獲免。錡誅拜右拾遺。穆宗

時。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

白樂天長恨。及上陽宮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

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然微之有行宮一絕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當時稱其語少意婉。有無窮之味。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曰。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

北夢瑣言曰。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武宗賜陣傷邊將。詔封赦草詞。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帝言此語如朕意中出。即賜以宮錦。

劉昫唐書曰。封敖字碩大。渤海人。大

和中為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尚奇詭。武宗深重之。大唐新語曰。李德裕定策破回鶻。誅劉

稹。封衛國公。其制語有過。稹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盡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

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造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

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

尚書東莞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劇語。

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素女。怨仙

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匹。金鷄玉鵲。不願成

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

之難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

去以遲遲。一時稱其美麗。

劉昫唐書曰。段成式。字柯古。父文昌。劍南節度使。成式以

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咸通初。出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閒放自適。

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

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

仁宗陵名昭陵

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

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

高一倍。

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謚宣獻。經史百家。莫不通貫。家藏書

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修國史。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時以為榮。

陳叔易常歎此

事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揚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凡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心頗自愧。竊揣萬幾少暇。不應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

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發矣。

僧文瑩玉壺清話曰。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十三著

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筆所重。入朝除正言。待制。龍圖閣。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嚴設糊名。謄錄。取字林。韻

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遂為著格。奉勅編太宗御集。累官叅知政事。

張端公名重當世。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時號張百盃。又曰張百篇。言

一飲酒百盃。一掃詩百篇也。

有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甚雙。求一朝

士書牘為容。持謁端公。端公啓緘喜曰。君果多聞。又能

敵吾飲量。吾老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命酒共酌。三十

許盃。士人雄辯風生。端公畧不為動。俄辭以醉。端公笑

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當為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得儀禮。以白端公。端公語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琅然背誦。士人始駭服再拜。以為端公真奇人。

曾子固

曾鞏別見

初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為禮。一日就設廳作大

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為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代書。遂口占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蓋子固年少恃才。私以不識字。詆伯玉。至是始歎服。以為不能加。吳曾能啟齋漫錄曰。

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

張文定公。張方平已見。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

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為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

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
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
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詰。

熙寧前。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於顯華嚴。
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
遣使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
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二公亦
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信。蜀公遂以為譏。溫公曰。吾豈

謂天下無禪。但吾儒所聞。有不必棄我而從其書耳。此

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後因蜀公不納。乃以書戲

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棹。揮鋤

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

溫公悟理已到至處。乃能知其不異。僧曉瑩羅湖野錄曰。富鄭公鎮亳州。

華嚴顯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既有證入。別後答顯書曰。示諭此事。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如彌遭遇和尚。即

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

是尋常恩。和尚得彌百千。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

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甚事。所云陶汰甚多。每念

古尊宿。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日日聞道聞法。方得

透頂透底。獨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搥發。何由見箇涯岸。未知何日瞻拜。但日夕依依也。續傳燈錄曰。圓照禪師。常州管氏子。體貌龐碩。十九出家。漕使李復圭命開法瑞光。法席日盛。神宗造相國寺。召為慧林第一祖。召對延和殿。帝目送之曰。真慧福僧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原父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原父就坐中䟽入。

閣事詳盡無遺。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

王介甫喜談經術。雖館閣諸公莫與爭鋒。惟劉原父兄

弟來。介甫為之小屈。朱弁曲洧舊聞曰。東坡祭原父文。持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

之語。蓋指介甫也。祭文宣和以來始傳于世。

王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或宴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日。對客未嘗笑。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啓公。公曰。疇日席上。

偶思咸恒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司
馬溫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
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
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
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
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
曰。忿忿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

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
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
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
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
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捨。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
理。

蘇子瞻云。范景仁

范鎮

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

物不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

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蜀公。公終

不領。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官。仕至門下侍郎。邵氏聞見錄曰。神宗

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官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

神宗有愧色。

亟令毀去。

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劉道原

劉恕

見枉道就借觀之。次

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

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

去。

劉道原在洛陽。與司馬溫公同遊萬安山。道旁有碑。乃

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終始不

遺。温公歸。驗之舊史。信然。

司馬温公十國紀年序曰。光嘗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

鮮能該通。况天子一日萬幾。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興衰。繫衆庶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喜。尋詔光編次。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其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

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山谷乃服。

羅湖野錄曰。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曾文清每日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宋史曰。曾幾。字吉甫。

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從舅氏孔文仲武仲學。為文雅健。詩九工。

楊文公楊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

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

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謝希深謝絳嘗作上楊秘監楊億啓事。有曰。曳鈴其空。

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大年題於所

携扇曰。此文中虎也。

中吳紀聞曰。歐陽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於制誥。

尤得其體。常揚元白。不足多也。

蘇舜欽既放廢。寓居吳中。

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叅知政事。易簡之孫。慷慨有大志。

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用鶯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庶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舜欽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者十餘人。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適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舜欽既寓于吳。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問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能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警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來者徃徃鉤贖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戶不敢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起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之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徃。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虜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問。亦何

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葦簞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必欲居此也。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思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

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胡武平嘗奉勅撰温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温成嘗

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

西漢馬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

闈。誰何弛衛。觸瑟方警。當熊已屬。覽者無不歎服。東都事畧

曰。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蒞官臨事。謹重不輒

發。發亦不可回。試館閣校勘。遷端明殿學士。謚文恭。

劉原父已見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多也。

王荆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沒後。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某自負亦如此。

王荆公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

語。客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為知言。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為

我輩設哉。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田畫別見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辭以不能。如蘇公。豈得以此懾伏。

蘇子瞻奉祠西太乙。見荆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注

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蘇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荆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荆公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二句。

荆公為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示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為。必子固也。

曾南豐表中語有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

濤不驚。陳履常甚愛之。嘗曰：此語信為奇偉。

東都事畧曰：曾鞏字

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蘇東坡荔枝詩有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當時絕歎以為工。

蘇子由嘗云：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耳。

徐師川是山谷外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

谷者。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

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

周煇清波雜志曰。東湖徐師川。

名俯。視山谷為外家。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贊機命。

耶律良讀書醫無間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

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

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

而歸。

遼史曰。耶律良。字習懋。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重熙中為燕趙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厰馬。

遷修起居注。會獵秋。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

蕭蒲禹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

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

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逸史曰。蕭蒲禹不。字按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於

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累徵皆以疾辭。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

元史曰。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拓跋魏之裔。穎悟絕出。讀書過

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士選陞江西左丞。辟為省掾。累官翰林學士。河南行省左丞。嘗問吳幼清五

經與義退而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

終其身。

元史曰。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擘居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出異人。澄三

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過勤。節其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誦。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程鉅夫奉詔求賢。起澄至京師。母老辭歸。董士選薦澄有道。擢翰林應奉。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素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嘗語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度江後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

輟耕錄曰。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入京。

初謁虞先

生。虞集已見先生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伯雨畧相

酬對。或不能詳。復問伯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

先生曰。集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歎伏。

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交款甚密。與先生書。必稱弟

子。

陳治中輟耕錄曰。陳孚。字剛中。臨海縣人。以薦入翰林。使交州有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嘗與

呂徽之相遇于道。治中時猶布衣。策蹇驢行。見徽之風

神高遠。問曰。君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徽之亦問。君非陳

剛中乎。遂握手若平生歡。因共疏驢事。徽之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已竭。徽之曰。我尚記得某出某書。某出某書。復三十餘事。治中深歎。以為不能及。

語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

明 何良俊 撰

言志第五上

夫志之於人大矣。孟子曰。志至焉。仲尼燕居。則使其羣弟子言志。故曰。隱居以求其志。又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夫意亦志也。假使李斯遂行其志。安得身陷大戮。達夫詣市。而始有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之悔。不亦晚乎。嘗怪主父偃言曰。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烹。昔人以果如其言痛之。嗚呼。斯殆其志之所安。又何傷焉。余歷觀古人性樂魚鳥。則以伊呂為管庫。口悅芻豢。則以巢許為卒養。靜躁懸殊。亦各從其好也。然衆言淆亂。當取衷於聖人。求之孔門。則由之勇。賜之辯。其或心存民社。志在禮樂。非不可以興建事功。並垂竹素。而夫子獨曰。回也多財。願為之宰。又吾與之歎。獨於曾點。何耶。此則志之高下得失。槩可見矣。

馮敬通才高志大。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行少

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
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
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
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范

後漢書曰。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祖野王。元帝時大
鴻臚。衍幼有奇才。更始將軍廉丹辟為掾。光武時。新陽
侯陰就敬重衍。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皆以法
繩之。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復與親故通。

桓君山嘗從班嗣借莊子。班報曰。吾子聞仁義之羈絆。
係聲名之縲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藝。何以大

道為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耳。

其行已持論如此。後終于家。

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

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

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

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

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

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

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

後遭黨事禁錮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

袁山松後漢書

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少從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梁伯鸞居常閉戶吟詠書記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

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者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

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悵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指直。咸先佞兮。挺挺。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

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怛怛兮誰留。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梁敬叔坐兄累。遠窺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梁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言曰。

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瑾相望。季長既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召。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

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
為人美辭貌。有俊才。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

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

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

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疾竟瘳。摯

三輔決錄註曰。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少明

經。有才藝。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娶馬敦女。宗姜為

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
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暈之故。屈志
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
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撤其門也。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

造之。其賤融如此。

趙邠卿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己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仲長公理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因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艱明本
作難。

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
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
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
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
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
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
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

之期。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

門哉。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傲儻敢言。不矜小節。默語

無常。時人謂之狂生。嘗作詩以見志。其詞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

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

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教翔太清。縱意

冶容

張彥真

張升己見

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

秦明本
作胡。

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秦越可親。苟
或不然。從物何益。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

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謝承後漢

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常乘牛車。鄉里號曰輶車督郵。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書曰。趙溫字子

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陳仲舉獨居一室。荒穢不掃。人問之。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邴根矩童齷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遠遊從師。

單步負笈。苦身持力。

邴原已見。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酒不向口。臨

別師友以原不飲。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錢。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至陳留。則師韓子助。
袁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

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潁川則宗陳仲弓。陳寔汝南則交范孟博。

范滂涿郡則親盧子幹。范曄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

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學終辭歸。闔門教授。

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

管公明管輅常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波。為激石之流。樂與季主諭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諸葛孔明在荊州遊學。每晨夜恒抱膝長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

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太山郡丞。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魚豢魏略曰。亮在荊州。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觀其大略。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秦子勅少有才學。屢辭辟命。蜀志曰。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不仕劉焉。建興中。

武侯領益州牧。迎為別駕。遷大司農。宓見帝系之文。五帝同出一族。辯其不然。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

亦何可以終身。子勅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沈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隴畝之

中。誦顏氏之箴。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
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
憂為福。處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

蓋部耆舊傳曰。王商。字
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

聲聞著於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時許靖號為臧否。
至蜀。見商。稱之曰。使商生於華夏。王景興無以加也。璋
以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
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
之。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常曰。願得美酒滿五

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僊即住。而啖

肴饌。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

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大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

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

戈執爨。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

先主有慙色。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

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虞仲翔放棄南方。

虞翻已見。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

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眾。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自恨疏節。骨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

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阮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

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

音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

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
拘禮俗。性至孝。居喪不率常檢。而毀幾滅性。兗州刺史
王景請與相見。終日不得
與言。自以為不能測也。

阮步兵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

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魏氏春秋

曰。籍登蘇門山。因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
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
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
懷。晉書曰。籍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
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
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

敗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炎邛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冒懷本趣也。

東平呂安

世語曰。呂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

與嵇康厚善。與康俱被誅。

服嵇中散高致

嵇康別傳曰。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父昭字子遠。康

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莫得而名焉。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干寶晉紀曰。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

出。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
獨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兒共戲。則去。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少有不羈之志。嵇康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晉書曰。

秀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嘗注莊子內外十篇。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莫不超然心悟。初秀欲注。康曰。

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否。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

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

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

才。然嵇意遠而放。疎。呂心曠而放。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

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同呂安灌園於

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

明本譙國
上有異字。

棄而不錄。

或勸皇甫士安

皇甫謐已見。

修名廣交。士安答曰。自非聖人。

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

崇接勢利。事官執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見志。

玄謐

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

著明本
作致。

死為人。人所不惜。至矣。嗚呼。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謚又作釋。勸曰。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著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春華發莖。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

遭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吾生
 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棄通道之
 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
 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今王命切至。上招
 迂主之累。下致駭眾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
 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咸扶
 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
 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
 將復何階。夫貴陰賤。壁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
 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
 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
 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
 周之臣。銘功景鐘。參叙彝倫。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
 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架抱敝褐之終年。無乃
 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
 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

鐘明本
 作鐘

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
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
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
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邛陵。寒暑相推。四宿代
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
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
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
橫勢成。燕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
孫臏削而齊寧。彘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
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
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
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
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
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
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
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

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守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

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統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王。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羊太傅虞預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為二千石。至祜九世清德相續。漢南陽太守。父道。上

黨太守。祜蔡邕外孫。少有異表。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之。祜曰。委質事

人。復何容易。爽敗。沈謂祜曰。常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

湛曰。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

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我魂魄猶應登此。

王夷甫有雋才美姿。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顧彥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李

鷹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文士傳曰。顧榮字彥先。吳郡人。

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朗俊機警。風穎

標徹。歷廷尉正。

張季鷹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齊王

同辟為東曹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見
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見

齊王問執權。

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
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

誅倫。拜大司馬。政皆決之。恣用
羣小。不復朝覲。為長沙王所誅。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

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

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李鷹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陸平原在洛。

陸機
已見

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

曰。吾思鄉轉深矣。

郭景純不持儀檢。形質頽索。縱情惰慢。時有醉飽之失。

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

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梁麗。才學賞豫。足參上

流。其詩賦詠頌。並傳於世。而著作郎干寶嘗戒之曰。中

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

興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此非

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

適性之道。景純曰。吾所受有分。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

酒色為害耶。璞別傳曰。王敦縱兵都輦。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

弘農王粹以貴門尚主。館宇弘麗。圖莊周於室。廣集朝

士。使嵇君道為之讚。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

家在鞏縣毫邱。自號毫邱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嵇援筆為吊文。

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朝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楠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

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

未畢而終。班固為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邊有高隄。徧種長楸修竹。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游宴名

處。山季倫臨荊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

是我高陽池。

虞預晉書曰。山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渙齊名。遷尚書。出為平南將軍。

王藍田初因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賂遺。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丞相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

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藍田答云。足自當止。時人未喻也。

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為當時所

歎。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
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單瓢陋巷。晏安永日。由是為

有識所知。襲

爵藍田侯。

習鑿齒已見。與譙國桓秘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榮

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

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

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

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
酒。孫堅之所殞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
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
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
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
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

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

並為景行乎。是皆情志所寄。當時賞其風期俊邁。晉書曰。桓

秘。字穆子。桓彝第四子。小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為宣城內史。

氣明本
作器

王右軍少有美名。在朝諸人。愛其才氣。頻召為吏部尚

書侍中。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殷中軍殷浩

見。素重右軍。勸使應命。與右軍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

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

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

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右軍報書言。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

無所為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右軍既懷靜退。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此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頗養閑曠。衣食之

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

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矣。晉中興書曰謝

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史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戴安道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甚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目。晉安帝紀曰戴

逵。字安道。譙國人也。有美才。

謝太傅於東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常費百金。頗以此獲譏。謝殊不以屑意。謝太傅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逸少。許元度。諸人常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未嘗有處世意。後以辭命被禁。遂栖遲東土。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銷之。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宋武帝嘗問臨川王名映。武帝弟。居家何事最樂。臨川曰。政

使劉瓛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談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時復擊歎。以此為樂。上大嗟賞。

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宋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不敢一毫負公。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

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

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與劉萬壽

劉敬宣小字。

相遇。便盡禮

著歡。

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父牢之。鎮北將軍。故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

善。官冀州刺史。或問尚書。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

也。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謝康樂為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從事鄭望生收謝。謝執錄望生。與兵叛逸。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是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後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陵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慙。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

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即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

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瑯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為

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

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鴈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陶徵士不解音樂。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

王公嘏在吏部。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

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

南史曰。王錫字公嘏。太保弘之子。曾祖洽。晉中領軍。祖珣。晉司

徒。錫位至江夏內史。高自位遇。江夏王當朝。錫箕踞大坐。畧無推敬。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

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沮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

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鄉曲所知。

劉靈預自少抗節。須得祿便隱。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

即歸家靜處。

蕭子顯齊書曰。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仕建平王驃騎記室。罷官歸家。

斷穀。餌木及胡麻。

張思光自名其集曰。玉海。褚司徒褚淵問其義。張答曰。

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張思光家貧。願祿。與從叔征北。

張永書曰。

融昔稱幼學。

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

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

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

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

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

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語王吏部

王僧

虔已曰。阮籍愛東平風土。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思

光非治民才。竟不用。

張思光臨沒。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奠。令人捉麈尾

登屋招魂。曰。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

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

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

失聲耶。

王微與弟僧綽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

書郎。此足以闔棺也。

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玄。太保弘之弟子。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

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無宦情。徵不就。

齊衡陽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稚珪家起

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衡陽往遊之。稚珪曰。

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

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稚珪大美之。南史曰。蕭

鈞字宣禮。齊高帝第十一子。出繼衡陽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瑯琊王智深以文章交會。濟陽江淹亦遊焉。

孔德璋

孔推珪已見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

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

欸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

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珪笑曰。我以此

當兩部鼓吹。

王文憲

王儉已見

初拜儀同。王元長贈詩。頗及規諷。文憲甚

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中書

王融已見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謝諛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南史曰。謝諛。祖莊。金紫光祿大夫。父肱。尚書令。諛仕

至右光祿大夫。

王子玄少有志意。每讀范滂傳。未嘗不為之歎悒。

南史曰。王

寂。字子玄。瑯琊人。僧虔之子。性迅動。好文章。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

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三十一。

丘祭酒

丘靈鞠已見。

初領驍騎將軍。立不樂武位。謂人曰。我

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

王尚書

王瞻別見

性率任。在選部時。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

飲至旬日。而精神益朗。

有人勸沈雲禎仕。

沈麟士己見

沈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

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語林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一

明 何良俊 撰

言志第五 下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

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

不為羣從所禮。

何子皙。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

博通羣書。善於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子皙雖不

入城府。而率到好狎。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人地並高。無

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皆敬下之。時駕柴車。躡草履。恣

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南史曰。何點。字子皙。廬江人。祖尚之。父鑠。

點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遂絕婚宦。宋徵太子洗馬。梁徵中書侍郎。並不就。

何子皙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

思耶。因悲慟不能禁。

何子皙與陳郡謝滄。南史曰。謝滄。字義潔。陳郡人。吳國

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

張融會稽孔稚圭為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圭

為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子皙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

何子皙小時。欲絕婚宦。既老。又娶魯國孔嗣之女。築別

室處之。不與相見。時人莫諭其意。南史曰。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

帝同為中書舍人。非其所好。去官。隱居鍾山。

謝司徒謝朓出為吳興。弟侍中謝淪送至征虜渚。司徒

指侍中口曰。此中唯宜飲酒。侍中於建武初。專以長酣

為事。與劉琨沈昭畧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

檀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都超。為高平二超。

謂人曰。猶覺我為優。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金鄉高平人。祖嶷之。南瑯邪太守。父道彪。正員

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為司徒右長史。與江淹對掌史職。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徙交州。於路見殺。

王思寂。王騫已見舊墅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

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

常不周。以此為愧。

人或謂卞田居。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卞曰。擲五

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南史

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
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

蕭南郡初為秘書郎。

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

府加給事中。

著作並名家。年少。蕭意趣與人不同。比肩或

三年不共語。外祖劉光祿

南史曰。劉成。沛郡人。仕至光祿大夫。

戒之曰。汝

恩戚家子。正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

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耶。蕭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

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

忤耳。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
草甚美。惠開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
得行冒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王養

王筠小字
筠已見

除尚書殿中郎。王氏自過江以來。未有

居郎署者。或勸使不就。養笑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
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欣然就職。

陶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便欣然為樂。

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蕭雍州每語人

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曰。蕭恭字敬範。梁文帝孫。

南平王元襄子也。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暮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獨處一

室。人罕見其面。南史曰。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父演之。齊太子右衛率。顛永明中徵著作郎。

不起。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苳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庾彥寶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梁書曰。庾

誥。字彥寶。新野人。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誥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下詔。謚貞節處士。

以顯高烈。

蕭光祿

南史曰。蕭子範。豫章文獻王嶷之子。幼有孝性。為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

遇。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以逼賊。不拜。子範貧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與弟子顯已見

子雲

南史曰。子雲。字景喬。子顯弟也。好學。有文藻。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接賓。恒自

裸袒。又善草隸。為世楷法。官至侍中國子祭酒。

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

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己也。

蕭叔佐為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

代之交。為詩叙意。辭理清典。南史曰。蕭允。字叔佐。蕭介第三子也。風神凝遠。通達

有識鑿。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

裴鴻臚。裴子野已見。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

與張都尉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

張纘已見。

蕭彥瑜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唯書籍不衰。

南史曰。蕭琛。字彥瑜。惠開從子。祖僧珎。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

辯。與梁武有舊。仕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馬要理

馬樞已見。

嘗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

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

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

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無聞之

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

高道穆學涉經史。非名流雋士。不與交結。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跡江海。自求其志。

魏收魏書曰。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

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雋士。歷官黃門侍郎。

胡倫許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辭。又工鄙俗之句。西入涼州。不遇。將北遊魏。乃為詩示所知程伯達曰。羣犬吠新客。佞閣排踈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鮒。

盼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一時皆傳之。魏書

曰。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少聰慧。年

十三。辨疑釋理。鮮有能屈。以姚弋將衰。遂入長安。隱匿

名行。懼人見知。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葭時彥。待叟

不足。叟拂衣去。祖思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

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

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

李瑛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

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

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

性。非為力强。北史邢邵傳曰。邵與黃門侍郎李瑛之對掌朝儀。

常景雅有文思。兼好篇詠。淹滯門下。積年不遷。北史曰。常景字

永昌。河內温人。魏太常林之後。祖爽。時號儒林先生。景號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求訪質買。以必得為期。衣食取

濟而自以蜀司馬相如。王裒。嚴君平。揚子雲。四賢皆有

高才而無顯位。乃托意贊之。按景贊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

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贊王曰。王子徒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

既絕俗。白鵝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贊嚴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

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贊揚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

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

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謚字永和。初

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

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

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

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為貞靜

處士。平繼叔研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

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

勢明本
作世。

叔忿其勢衰。植杖廵舍側。岡而哭。不為營事婚宦。故仕

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親知每以為言。繼叔曰。此輩會

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

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

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北史曰。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祖

誦。多通博聞。自周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

之緒。皆撰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安貧樂

道。不以屢空改 標。徵中書博士。

盧詢祖已見嘗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鬱。既

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
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楊遵彥聞高王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
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
削迹。又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

謂之劉先生。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

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習詩易。好左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邢子才邢邵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

習明本
作受。

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

思之。更是一適。

李百藥齊書曰。子才妻弟李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

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盧叔彪少便機悟。豪舉輕俠。好竒策。慕諸葛亮之為人。

北史曰。叔彪。盧觀之弟。范陽涿人。

韋敬遠已見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亦接對。

歡然。與族人處立。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

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北史曰。韋敬遠

作終戒曰。昔士安以蘧蔭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

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

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

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

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以物吊祭。並不

得受。吾終時。恐為恍惚。故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

也。志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

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

僧道宣傳

燈錄曰。釋曇延。俗姓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年十
六。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進具。後器度

日新機
鑒後拔。

蕭大園是簡文子。幼便聰敏。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

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
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
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
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
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絀織。家僮數四。足
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
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

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
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
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
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
少選。寧覺千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
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
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時如流。
俛首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仲

尼耻之。

北史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子。幼聰悟。四歲能誦三都賦。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

免。元帝降魏。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封晉陵縣公。

蕭理孫在魏境上。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

者久之。

梁書曰。蕭譽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

李元操少善屬文。晚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

歎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髮垂素髮。筋力已衰。官意文

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

為歡。

隋書曰。李孝貞。字元操。趙郡平棘人。魏李順之玄孫。好學。善屬文。美於詞令。隋文帝徵拜內史侍郎。

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

王無功

王績

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以

穢行聞。越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茫之野。

王無功集無心子傳

曰。東臯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式。有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於茫茫之野。適過勅之邑。而遇機士。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庶氏之說乎。昔蜚廉。庶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鬣。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脰。

昂尾。駝頸絡膝。踉蹌善蹶。卉而散諸野。終年肥適。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臯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

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

斗。時號斗酒學士。

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

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大樂署史焦草家善釀。王無功求為大樂丞。吏部以非

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草死。其妻送酒不

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遂棄官去。

顏師古多藏古人圖書。是性所篤愛。

劉昫唐書曰。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

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居瑯琊。世仕江左。之推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師古博覽羣書。尤精詁訓。拜秘書少監。時論稱其納賄。出為柳州刺史。師古既負其才。頗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搜求古跡及古器。耽好不已。

杜如晦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

阮逸中說注曰。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典章

文物。皆杜所定。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

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多之。大唐新語

曰。李襲譽為揚州。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襲譽引陂塘水。又築句城塘。以灌田八百餘頃。百姓思之。

東方虬自言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唐詩紀事

曰。虬武后

時左史。陳子昂集寄東方左史。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證者。常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昨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光英明韻。有金石聲。遂

用洗心收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

王義方己見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他日忽

言曰。非但為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珂以至

於終。劉昫唐書曰。李義府。饒陽人。善屬文。對策擢第。以

后。義府密申協贊。擢中書侍郎。既處權要。有忤意者。輒加傾陷。柔而害物。時人謂之李貓。義方傳。義方廷劾

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

齒漢王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敷王休。策蹇勵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

城社。蔽虧日月。請托公行。交遊羣小。貪治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

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
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

蘇頲已見掌文誥。嘗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與諸學士

翫月。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令撤去。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許年。

李白晚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遂

葬山麓。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

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

天文足矣。

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命。天寶中。上書。

命明本作負。跡明本作山。

名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跡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李德裕已見

不樂應舉。其父丞相

李吉甫已見

勉之。答曰。好

驢馬不入行。遂以品子叙官。

世言白樂天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

醉吟先生

白居易已見。

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

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韋表微為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

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

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劉昫儒林傳曰。韋表微。元和中拜監

察御史。少尅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春秋總例諸書。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

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李肇國史補曰。唐衢。周鄭容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

天隨生

陸龜蒙已見。

宅荒少墻屋。前後皆樹杞菊。以

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

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

兒有酒食耶。

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茗，煙披雨沐。我衣敗絺，我飯脫粟。

羞慙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

對五柳先生。

宋祁唐書曰：鄭熏字子溥，以太子少師致仕。再知禮部舉，所引皆寒俊士，類稱之。既

老號所居為隱巖。蔣松于庭，稱七松居士。

裴休已見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

染，可以說法為人。

皮日休放誕。自號間氣布衣。

唐詩紀事曰。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中。太常博

士。遭亂歸吳。黃巢寇江浙。劫以從軍。以為偽學士。令之作識。日休曰。欲識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

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譏之也。遂及禍。

司空表聖

司空圖已見。

自目為耐辱居士。

司空表聖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

劉昫文苑傳曰。圖晚

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賸。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

僧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為利欲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終始。與醉吟靖節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吐語休休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靈性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碁。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曰耐辱莫。其說激瀟傲。多此類。

李文正罷相。為僕射。奉朝請。居昭慶坊。去禁門遼遠。五

鼓即起。置白傅集數冊於茶鐐中。至安遠門仗舍。燃燭

觀之。俟啓鑰。則赴朝。

陳后山談叢曰。李昉字明遠。深州人。周朝知開封府。時人望已歸太

祖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貶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後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既至上勞

之。坊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上因問食品稱珍。何物為最。易簡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數缶。連沃濁肺。咀虀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脂。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

傳。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東都事畧曰。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少好

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性嗜酒。太宗嘗以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死。

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

和。因號雲溪醉侯。

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

古。從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真宗欲大用。放回辭。乃放還山。

張忠定

張詠已見

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

陳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

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

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當時稱其有韻。

孔平仲談苑曰。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

咨。皆舉進士第一。兄弟貴盛。當世少比。

晏元獻公晏殊雖早貴。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

不宴飲。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蘇丞相頌嘗在公

幕。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

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

自序
卷十一
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畢。且去。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有其比。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為傳刻石。

石曼卿於廨後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間。名曰捫虱。

楊褒家雖甚貧。特好書畫竒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絕。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

曲。蓋紀實也。

澠水燕談錄曰。楊褒。華陽人。家甚貧。好古博物。

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

二人。使其子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

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

盃。使退。卒亦自喜。不以為難。

宋史曰。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歷官御史中

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禮泉觀。

胡旦已見作大硯。可數尺。鏡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

硯。遺命埋冢中。

劉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脅有地。可方八尺餘。去地

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此閭闔臺。

劉放已見東都事

畧曰。放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

韓維

己見

輦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

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

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碍冠則芟

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此蔡天啓薛

肇明見之。

東都事畧曰。蔡肇。字天啓。丹陽人。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

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絕倒。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筋明本
作筋。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碎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東坡言。嶺南氣候不常。吾謂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
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十月初。菊始開。與客作重
九。因次韻淵明九日詩。登遊盡醉而返。

范堯夫

范純仁
已見。

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身以至婢妾。

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
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
曰。人進退雖在己。然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
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

言必以外為樂。而不顧戀京師。於吾亦一助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意如此。

田承君云。頃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一老兵。時來沽

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時時

以手撫床而歎。人莫測其意。

聞見錄曰。田畫字承君。陽翟人。宣簡公之姪也。人物

雄偉。議論慷慨。深有前輩之風。

王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

之為人。

硯北雜志曰。王寔字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溫公學。公不以膏梁蓄之。教以

名節。仲弓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為意。韓持國歸以女。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

蘇黃門

蘇轍已見

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

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闈人。闈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張文潛云。范丞相

范堯夫已見

司馬太師

司馬文正公已見

俱以

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趨命溫酒。大杯滿醕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各異。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小郡司戶參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瘦馬病參軍。旋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于

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

于吳。遂為吳人。秉元豐中為發運使。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為榮。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象。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

在手。唯此白叟。獨全于酒。

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

扁舟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坡呼為吾家養直。

葉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

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

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抄。日取所喜觀者

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潼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釀。忽記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

然有當於心。

宋史曰。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仕至

江東安撫制置使。提舉洞霄宮。卒于湖州。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

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

宋史曰。林霆。字時隱。與鄭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

事之。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

執紅牙以節曲。

陶南村輟耕錄曰。趙孟堅字子固。自號弄齋。宋宗室也。寓居嘉興之廣陳。酷嗜

古法書名畫。

耶律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

不事事。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人生

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晚年沈酒尤甚。

遼史曰。耶律和尚字特默。

系出季父房。善滑稽。重熙初。補祇候郎君。時帝篤於親親。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和尚尤狎愛。然每侍

默。明本作抹。

宴。詭詼諧。未嘗有一言之過。由是上益重之。歷積慶永興宮使。累遷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

完顏仲實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家藏法書名畫。不減

中秘。宣宗南遷。衣冠顛沛奔走。仲實盡載書畫。一帙不

遺。徙居汴中。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

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金史曰完

顏琦。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博學多才。喜為詩。工真草書。日以講誦吟咏為事。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

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

謝臯父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辭。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焉食。歌竟。

竹石俱碎。失聲大哭。人莫能測。鄧牧謝臯父傳曰。謝朝字臯父。延平人。蚤事科

舉。有志當世。遭亂憤懣成疾。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炭。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

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

趙子昂有琴名松雪。但時出橫牀。未嘗撫弄。硯北雜志曰。張伯雨

少學琴。畜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子昂論琴。子昂以為琴之五音。各有改絃法。其法不傳。世所謂琴者。皆不審五

音之主。徒取數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故伯雨終身不復鼓琴。

胡石塘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

猶是鍾球鳴。因指以語蔡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胡汲仲已見。

鮮于伯機嘗於廢園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齋前。呼

為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為適。硯北雜志曰。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少為郡吏。後以

材選為御史大夫掾。意氣真豪。晨出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棄去。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

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款。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觴徑醉。中歲益自刻苦讀書。因號困學。卒官太常典簿。

貫酸齋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史曰。蘇爾約蘇哈雅

父。楚國忠惠公。名哀格根。蘇爾約蘇哈雅以貫為氏。自號酸齋。生而神采秀異。年十三。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

明本蘇爾約蘇哈雅作小雲石海涯。哀格根。作貫只哥。

達魯噶齊。
明本作達
魯花未。

書。目五行下。為文不蹈襲。
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
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

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矣。
元史曰。公

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魯噶齊。御軍極嚴。稍暇輒
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

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
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已。即解所給金虎符佩之。乃

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

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樂。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

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一詩。遂援筆立

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庫庫明本
均作峻峻

明本嗜刺
作康里
博果密作
不忽木

庫庫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

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備位經

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曰。庫

喀喇氏。父博果密。自有傳。庫庫肄業國學。博通羣書。風

神凝遠。制行峻潔。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

能過之。始授集賢待制。累官奎

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

曹知白嘗遊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交。章辟屢上。知

白悉謝去。曰。吾聞冀北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

者耶。即日南歸。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戶庭。或放筆圖畫。

掀髯長笑。人莫窺其際。松江志曰。曹知白。字又玄。別號雲西。其先閩之霍童山人。後徙

居濕。宋宣和中。景修始遷華亭。知白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至元中。詔遣中書左丞鑿吳松江。以策從。行功

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寘閣成隄之法。民甚德之。大府薦教諭崑山。意不樂。遂辭去。

吾子行沉困市隱。不能以自見。豐碑巨碣。寫其幽曠。託

焉以自逃者也。胡長孺吾子行文塚銘曰。吾行字子行。太末人。曠放高不仕之節。求室委巷。教

小學。常數十人。所著有尚書要畧諸書。

楊鐵崖雖病困危坐。不披文則弄劄翰。或理音樂。素不

喜奕畫。謂甚損閑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

楊鐵崖每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倪雲林平生無他好。翫唯嗜畜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酬之百金無所靳。高勝之韻。每發揮於縑素。蒼勁妍潤。尤得清致。晚益務情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之間。以遂其志。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

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

殷奎顧府君墓志曰君諱德輝

字仲瑛。姓顧氏。崑山人。蓋四姓之舊也。幼穎敏。善記誦。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

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人。

歲戊申。從其子遷臨濠而卒。

1403168

I242.1
39

金
史
卷
十一

卷
十一

語
林
卷
十一